

易卜生選集

# 玩偶夫人



永祥印書館行

易卜生選集

1

玩偶夫人

沈子復譯



永祥印書館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881.955

8746-6

27

玩偶夫人三幕劇

——獻給 K

人物

陶浮（海爾茂）

娜拉 其妻

雷克醫生

林登夫人（奎林蒂娜）

顧洛克（倪爾）

安娜 保姆

海蘭

陶浮三個孩子及送貨員

戲發生在陶浮家中



國家圖書館



005308815

## 第一幕

## 景

一間會客室，佈置得舒適而雅緻，但並不華貴。舞合後開兩道門，右門通外廳，左門通陶浮的書房。兩門之間放一架鋼琴。左側又有一門，門之再右有一扇窗。窗前有圓桌一張，圍手椅小沙發各一。右側稍後也開一門，往前有一壁爐，門和壁爐之間放一雙小櫃。爐前擺有兩隻安樂椅和一搖椅。牆上有雕刻品，地上鋪着地毯。另有兩個架子，一是安置許多小巧玲瓏的古玩，另一放着精裝的書籍。

在冬天，爐中生着熊熊的火。

幕啓時，外廳裏門鈴響着，頃刻，聽到開門的聲音。娜拉興高采烈地上，嘴裏哼着歌。她正從外邊回來，把手裏解了的幾包東西放在右邊桌上。開了通外廳的右門。一個送貨的正把聖誕樹和籃子交給使女海蘭。

娜拉 海蘭，把聖誕樹小心地藏起來。在沒到晚上以前別給孩子們看見。（對送貨的，拿出錢袋。）多

少錢？

送貨員 六塊錢。

娜拉 這兒是十塊錢，你拿去吧，別找了。

【送貨的謝了一聲下，娜拉把門關上。她獨自得意地笑了起來，唱了一兩塊杏仁餅乾。謹慎而蹣手蹣腳地走到她丈夫房門口，諦聽着。】

娜拉 他沒出去！又唱着，走到右邊桌旁。

陶浮 （在他房內）外邊唱的不是我的**小百靈**嗎？

娜拉 （急忙地解開包裹）是的！

陶浮 在跳的是不是我的**小松鼠**嗎？

娜拉 不錯！

陶浮 我的**小百靈**，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娜拉 剛回來。（抹了一下嘴，把餅乾藏在袋裏。）陶浮，你來瞧我買的東西呀！

陶浮 別打擾我！（半晌，陶浮開了書房的門，朝裏望了望，手裏還拿了枝筆。）買了這許多東西，你準

又是化了許多錢？

娜拉 陶浮，你不知道今兒格是聖誕節嗎？在這一天咱們也別太節省啦！

陶浮 可是咱們也不能太浪費呀！

娜拉 用了這一些錢——不過一點兒的錢，也沒有關係。何況你馬上就要當銀行經理，掙大錢啦！

陶浮 這是要到新年以後呢，足足的還有三個月才能領到薪水。

娜拉 那也沒關係的，到了沒法子的時候咱們可以借錢呀！

陶浮 娜拉！（走到她身旁，開玩笑似地拉她的耳朵。）你真不懂事！你還是那麼不懂事！要是今兒格

我們借了一千塊錢，在一個禮拜裏都給你花完啦，那末到了過年的時候，也許屋上掉下了一塊瓦，碰巧打破了我的腦袋——

娜拉（沒等他說完立刻用手按住了陶浮的嘴）喲！甯說啦！幹嗎你要講那種可怕的話呢？

陶浮 要是真的有這末回事，咱們該怎麼辦呢？

娜拉 真的有這末回事？那末我欠債不欠債還都不是一樣！

陶浮 可是債主怎麼樣呢？

娜拉 借錢給我的人誰管得了他們，他們不過是跟我沒相干的陌生人！

陶浮 娜拉，你真跟孩子一樣！說實在話，在這一方面你是知道我的，不欠，不借，家庭裏要是靠了借錢

過日子，那還能自由還能幸福？咱們要永遠抱着這兩句話去做，什麼也不要怕！

娜拉（走到壁爐旁）那也好，隨你的便就是啦！

陶浮（跑上去）噯！噯！什麼？——我的**小百靈**呀，甯這末垂頭喪氣的小松鼠，你生氣了嗎？（把錢

袋拿出來）娜拉，你瞧，這是什麼？

娜拉（馬上回頭）噯！錢！

陶浮 對啊！錢！（把錢給娜拉）我當然知道在聖誕節咱們要買許多東西。

娜拉（數錢）兩百塊錢！陶浮，謝謝你這些錢可以用很多日子啦！

陶浮 是嗎？我也這麼想。

娜拉 真是的！你跟我來看看我買的東西，真是太便宜啦！你瞧這一件新外套，這一把小劍，是給伊浮的；這是給寶寶的小馬和喇叭；那個泥娃和搖籃是給愛妹的。你說這些玩意兒不是太普通嗎？不過小孩子一會兒就會把這些東西弄壞的，太貴重的實在不上算。這件衣料和手帕是給海蘭的；老保姆安娜也得送她些東西哪！

陶浮 那包是什麼東西？

娜拉 (大聲地 ) 不別動！陶浮！沒到今兒晚上我不給你看這裏面的東西。

陶浮 好的。不過你自個兒買了些什麼呀？

娜拉 我自個兒哦！我不要什麼！

陶浮 胡說！告訴我，你真的要什麼？

娜拉 不，我真的不要！陶浮真的不要，除非是——

陶浮 是什麼？

娜拉 (玩弄着陶浮的衣鈕，低了頭，不直看她丈夫。) 如果你真的要給我什麼的話，你就，你就——

陶浮 我就什麼說呀！

娜拉 (迅速地) 就給我錢！陶浮！把你能省下的錢給我，我留着以後買東西用。

陶浮

娜拉：不過——

娜拉

哦！陶浮，請你給我錢就是啦！給我錢，我把錢用花紙兒包了，掛在聖誕樹上，那是多有趣呵！

陶浮

你是頂會花錢的！

娜拉

陶浮！

陶浮

你能賴嗎？娜拉！（雙手圍着她的腰）你真是一隻不錯的小百靈，就是會花錢。一個男人養你

這種小鳥兒不知道要花多少本錢呢！

娜拉

好不丟臉！虧你說出這種話！我總是盡我所有的力量節省開支。

陶浮

（大笑）話是不錯，盡你所有的力量——可惜的是你不能呀！

娜拉

（滿足地微笑着）哼！陶浮，你那兒知道小百靈和小松鼠的用途呢？

陶浮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小東西，活脫兒的跟你爹一樣——一天到晚，睜眼閉眼的就是想弄錢，可

是錢一到你的手裏，就一溜煙不見了。連你自個兒也不知道到那兒去的！這個脾氣是遺傳下來

的，要改也改不了！

娜拉

我真愛自個兒有爹的那些特性。

陶浮

我倒不希望別的，祇要你永遠跟現在一樣，永遠的是一隻可愛會唱歌的小百靈。（突然地）

可是——怎麼你的臉色好像很奇怪似的。



娜拉 真的！

陶浮 對啊！把頭抬起來！看着我！

娜拉 （抬頭，直望着陶浮。）怎麼？

陶浮 （吓唬地）你大概又違反咱們的規定了嗎？

娜拉 不！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呢？

陶浮 你到糖果店裏去了沒有？

娜拉 不，沒有去，陶浮！

陶浮 沒喝過菓子露嗎？

娜拉 不，沒有喝，真的沒有喝過！

陶浮 也沒吃過一兩塊杏仁餅乾？

娜拉 也沒有，陶浮！沒有沒有吃過！

陶浮 哈哈！我不過是在跟你打哈哈呀！

娜拉 （走近右邊的桌子旁）你以為不對的事我還會做嗎？

陶浮 我相信你的話，再說你已經跟我保證過——（走向她）娜拉，儘管去保守你的秘密吧！到末

了我總是能知道的！

娜拉 你去請過雷克大夫沒有？

陶浮 沒有，反正也用不着去請，他一定會來的，我還買了好酒等他來呢！娜拉，你想我今兒格是多快活呀！

娜拉 我也跟你一樣，那些小孩子也不知道多高興呢！

陶浮 喔！一個人有了穩固的職業跟豐富的收入是件多麼開心的事啊！你說對嗎？

娜拉 唔，是的。

陶浮 你可記得嗎？去年在聖誕節沒到的前三個禮拜，你每天晚上總是躲在屋子裏做那些聖誕樹上的花朵兒，跟那些奇奇怪怪的，預備嚇唬我們的玩意兒。你到半夜裏還不肯停手，那時候我真討厭極了！

娜拉 我倒一點兒也沒感到疲倦。

陶浮 （笑了起來）娜拉，可是到了末末了，一點兒的奇怪的玩意兒也沒有！

娜拉 （撒嬌地）喔！你還要拿舊話來取笑我！我怎麼能防止小花貓把所有的玩意兒都弄壞呢？

陶浮 當然你不能防止，你主要的目的還是儘量想使咱們快活。今年咱們景況不同了！可不要再自個兒做聖誕樹啦！

娜拉 可不是嗎？

陶浮 現在我也不再感到寂寞，你也別辛辛苦苦的整天個去做聖誕樹上的玩意兒啦！

娜拉 (感奮地拍着手) 真的，我也甭做了！想起來這是多有趣啊！(挽着陶浮的手臂) 陶浮，我告訴你，咱們以後的計劃，一過了聖誕節以後——(外面有鈴聲) 哦！門鈴響了！(忙着收拾東西) 多不巧！準是有客來啦！

陶浮 別忘了今兒格我不見客。

【海蘭上。】

海蘭 少奶奶，外邊兒有一個女太太要見您。

娜拉 請她進來！

海蘭 (向陶浮) 少爺，雷克大夫已經來了。

陶浮 在書房裏嗎？

海蘭 是的，少爺。

【陶浮走到他書房裏，海蘭領林登夫人上，關了門下。她穿着旅行服。】

林登 (膽怯而又猶疑地) 娜拉，您好嗎？

娜拉 (遲疑了一下) 哦！您好？

林登 我敢說您是不認識我啦！

娜拉 (思索了一下) 不——喔! 對了! 想起來啦! (欣愉地喊叫起來) 喔! 奎絲蒂娜! 是你!

林登 對啊! 是我!

娜拉 奎絲蒂娜, 你瞧真精透啦! 我差不多連你也不認識啦! (低聲地) 奎絲蒂娜, 你真是改了樣啦!

林登 不錯, 這八九年來——

娜拉 八九年! 咱們分別了真有這末久啦? 也許是的。哦! 這八九年來我過的是多快樂的日子呀! 奎絲蒂娜, 我真佩服你! 在這末冷的冬天, 你是坐什麼來的?

林登 今兒早晨我坐了小汽船來的。

娜拉 你準是來過聖誕節的, 咱們可以痛快的來玩一下。奎絲蒂娜, 把大衣脫了! 你冷嗎? (幫她把大衣脫了) 到這兒來! 咱們坐在火爐旁邊, 你坐那兒, 我坐這兒。(握住她的手) 現在我又能見到你哪! 你的臉比以前白了, 比以前瘦啦!

林登 娜拉, 我老得多啦!

娜拉 不, 祇是老了一點兒, 祇一點兒。(立刻誠懇地) 哦! 奎絲蒂娜, 你能原諒我嗎? 我真該死! 還在跟你聊閒天兒呢!

林登 娜拉, 這是什麼話?

娜拉 哦! 可憐的奎絲蒂娜! 我忘了你已經是個沒有丈夫的女人啦!

林登 是的，我丈夫死了已經有三年啦！

娜拉 我知道，我知道！在報紙上我看見的。奎絲蒂娜，因為我老沒有開工夫兒，所以也就沒有寫信給你，真對不起你！

林登 娜拉，這我明白。

娜拉 我真慚愧，奎絲蒂娜，這些日子你怎麼過的？你丈夫沒留給你什麼？

林登 沒有。

娜拉 有孩子嗎？

林登 也沒有。

娜拉 一點兒東西也沒留給你嗎？

林登 什麼也沒有，就是連一件可以紀念的東西也沒有。

娜拉 （不信任地）奎絲蒂娜，真有這種事？

林登 （憂鬱地笑着，理着她的頭髮）娜拉，有時候事情就像這樣子！

娜拉 像你這樣孤孤單單的是多可怕啊！奎絲蒂娜，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都是怪可愛的，現在跟了他們的保姆安娜出去玩啦。要不然，我可以叫他們來見見你。你現在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了嗎？

林登 不，我要你告訴我——

娜拉 不，今兒格我不能再自私自利的單說我自己的事啦。我祇要把你的事情講出來，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你大概已經知道我丈夫的事吧？

林登 沒有什麼事？

娜拉 陶浮快要做銀行經理啦。

林登 你丈夫！哦！恭喜！恭喜！

娜拉 謝謝你，奎絲蒂娜。陶浮以前做律師什麼都靠不住，而且我們又不肯拿那些不清不白的錢。打明年正月起，陶浮就要上任啦。你說我們該多快活呀！到那時候每個月有很多的薪水，年底還有分紅利，將來我們的日子跟前兩年可就大大的不同啦！有了錢，要什麼有什麼的。喔！奎絲蒂娜，想起來我是真高興極啦！手頭有了錢，有了許多錢，什麼也甯愁，什麼也甯怕的，你說是嗎？

林登 一個人生活能夠解決至少是件快活的事。

娜拉 不但生活能夠解決，而且有很多很多的錢呢！

林登（笑着）娜拉，到現在你的脾氣還是跟以前一樣，在咱們一塊兒唸書的時候兒，你就是個頂會花錢的孩子。

娜拉（微笑）是的，陶浮也跟你一樣說我頂會花錢。（以手作勢）可是娜拉並沒有像你們想的

那末，我從來沒有浪費地花過一次錢，我跟陶浮同樣也做事。

林登 你也做事？

娜拉 可不是嗎？縫衣，繡花，結絨線，還有許多大小諸如此類的事情。（低聲地）你是知道的，我們結婚以後陶浮就離開了政界，那個時候我們的費用增加了，而陶浮還是跟以前一樣。在我們結婚後的第一年他爲了錢一天到晚沒有閒工夫兒，什麼事都要做。到後來他實在受不住就病倒啦！大夫說他的病很重，要好的話，必須要到南方去。

林登 對了！你們不是在意大利住了一年嗎？

娜拉 是的呀！我們在那邊整整的住了一年，說起來也真危險，我頭一個孩子剛生下來，可是又不能不去。我想盡所有的法子才到了意大利。奎絲蒂娜，你說奇怪嗎？陶浮的病果真好了！不過錢也花得夠怕人啦！

林登 這當然啦！

娜拉 我們化了兩萬五千塊錢，奎絲蒂娜，兩萬五千塊錢！你想是一筆多大的數目！

林登 好在你們也花得起。

娜拉 可是你得知這些錢還是打我爸爸那兒弄來的。

林登 喔！你爹不是正在那個時候死的嗎？

娜拉 對啊！你想，那時候我要生產，又要顧到陶浮的病，怎麼有工夫兒再去看護我爸爸呢？奎絲蒂娜，

從此以後我就不能再看見我那慈愛的爸爸啦！這可以說是我結婚以後最痛心的一件事。

林登 我知道你平時是頂孝順你爹的，娜拉，以後你們就到意大利了嗎？

娜拉 不錯，大夫叫我們不要耽擱時間。再說我們錢也有了，在一個月以後就到了意大利。

林登 回來以後你丈夫的病全好了？

娜拉 好了，完全好了！

林登 可是——那位大夫？

娜拉 你說什麼？

林登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你家老媽子說大夫來啦——

娜拉 哦！那是雷克大夫，他不是看病來的。他是我家人頂知己的朋友，沒有一天不到我家來聊天兒。陶

浮打意大利回來以後，連一點兒小病也沒有，我跟孩子也是個個都好。（欣喜地拍着手跳躍着）

哦！奎絲蒂娜，一個人活着能快活是多麼好啊！（突然）喔！我真該死！儘是講些自個兒的事情。（坐

到林登夫人的榻上，兩手放在她的膝上。）奎絲蒂娜，對不起！噢！你以前告訴我：你不愛你丈夫，

真奇怪！你既然不愛他，幹麼又跟他結婚呢？

林登 那時候我媽正害着大病，快要死啦。我還得照顧兩個小弟弟，娜拉，在那種情形下，我怎麼能拒



絕他的要求呢？

娜拉 我想你丈夫在那時候準是很有錢的？

林登 我想很有錢，可是他的職業是不固定的。到他死的時候可以說是一敗塗地，什麼也沒留給我。

娜拉 以後呢？

林登 以後我開過小店，辦過學校，盡了我的力量去做每一件我所能做的事。這三年工夫兒是多艱苦的日子啊！現在總算事情已經過去啦！我媽離了我死啦！我弟弟們也找着了事做，可以獨立生活。

娜拉 現在你的生活是自由啦！

林登 自由？我祇感到有說不出的空虛，活在世界上爲的是誰？（侷促不安地站起來）因此我不能再住在像我家鄉那樣冷靜的地方，想到這兒來找一個事做做。這樣也許能排除了我的寂寞，我祇希望能夠找一個固定的職業。譬如說做個寫字間裏的職員。

娜拉 可是奎絲蒂娜，那些事是挺苦的！我看你的身體已經很瘦了，頂好還是回到你的家鄉去休養一陣子吧！

林登 （走到窗旁）娜拉，我可沒有一個好爸爸給我那許多錢呀！

娜拉 （站起來）哦奎絲蒂娜，別跟我生氣！

林登 (回頭向娜拉) 娜拉，請你原諒我！你得明白，處在我這種地位是很容易發脾氣的。像我活着整天的忙呀，忙呀，不知道爲的是誰？爲了活命，我就變做一個祇爲了自己，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當我知道你們交了好運的時候，我的快活與其說是爲你，還不如說是爲了我自己。你可相信我的話嗎？

娜拉 你的意思是——喔！我明白啦！你想要陶浮幫你一點兒忙。

林登 對啦！一點兒也不錯。

娜拉 奎絲蒂娜，他準會幫你忙的。什麼事我跟你辦就是啦！我真愛做些幫助你的事，我會用很巧妙的法子使他很快樂的答應你的要求。

林登 娜拉，你真待我太好啦！像你這樣沒經過人海蒼桑的人能夠這末了解我，真是太難得啦！

娜拉 你說我沒有經過一點兒困難？

林登 (笑了笑) 唔，你懂得的祇是一些家常小事，娜拉，你還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娜拉 (抬起頭，徘徊於室內) 喔！別這樣太瞧不起人！

林登 難道你不像小孩子？

娜拉 你也跟旁人一樣，你們以爲我什麼正經事都不會做。

林登 唔——

娜拉 你以為我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兒苦惱？

林登 我的娜拉，你不是方才把所有的苦惱都告訴了我？

娜拉 哼！那些事算得了什麼（低聲地）重要的事我連一個字兒也沒跟你提過。

林登 重要的事？你這話什麼意思？

娜拉 奎絲蒂娜，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這是不應該的，當你爲了你媽而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不是覺得

很驕傲嗎？

林登 我對什麼人也不輕視，不過你說的話很對，在我媽沒死以前我能給她一點兒安慰，這真是我

感到最痛快的事。

娜拉 你爲了弟弟們所做的事也感到快活嗎？

林登 那還用問。

娜拉 是的，你是應該快活的！可是現在我告訴你，奎絲蒂娜，我——我也有值得驕傲，值得痛快的事。

林登 我很相信你的話，不過你說的是什麼事呢？

娜拉 噓！話講得低一點兒，千萬別給陶浮聽見。他要是知道了這件事可就糟透啦！奎絲蒂娜，除了你，

什麼人也不能給他知道有這回事。

林登 究竟是怎麼回事？

娜拉 你過來！（拉着她走到沙發旁，低聲地。）我真有值得快活的事你知道，我曾救過陶浮的性命！

林登 怎麼，救了他的性命？

娜拉 方才我不是告訴過我們到意大利去的那回事嗎？要是不去，陶浮的命早就完了。

林登 對啊！——這些錢是你爸爸給你的。

娜拉 （微笑）是的，什麼人都以為這樣，不過——

林登 不過什麼？

娜拉 我爸爸一個子兒也沒給我，這筆錢是我自己弄來的。

林登 你自個兒的這許多錢？

娜拉 兩萬五千，你以為怎麼樣？

林登 娜拉，你的本領可真不小！這些錢！是中了獎券嗎？

娜拉 （輕蔑地）中獎！那是連傻子也能辦到的事。

林登 這末說，你的錢是打哪兒來的？

娜拉 （神祕地笑着，哼着）哈哈！哈哈！

林登 當然你的錢不會是借來的？

娜拉 不會，爲什麼？

林登 爲什麼——一個做妻子的在沒得到她丈夫的同意以前，是不能向人家借錢的。

娜拉 (搖着頭) 哦！要是那個做妻子的是個聰明人，她很會處理事務。這——

林登 娜拉，我不明白你的話。

娜拉 你也不用明白，我從來沒說起過那些錢是借來的，除了借，我還有旁的法子。(坐在沙發上)

也許我能向愛慕我的男人弄錢，奎絲蒂娜，一個生得像我那樣美麗的女孩子——

林登 娜拉，你真是瘋了！

娜拉 奎絲蒂娜，現在您大概很想知道這件事的底細是嗎？

林登 娜拉，聽我說！你做這件事可有沒有不審慎的地方？

娜拉 難道救丈夫的性命也是不審慎嗎？

林登 我以爲你瞞住了你丈夫做這件事實在是太輕率，太魯莽啦！

娜拉 可是你得明白，他要是知道了這件事，他的病就不會好啦。那時候他不知道自己生病到什麼

田地，大夫暗地裏跟我說，他的病很危險，要不是到意大利去休養，簡直就難保住他的性命。你以

爲當初我沒用過手段？我曾假意的對他說，我們也應該跟旁的年輕夫妻一樣，到外邊去旅行一

次，我哭着，求着他答應我。我叫他必須爲了我別拒絕我的要求，我還在話裏頭提了幾句要他借

錢的意思。奎絲蒂娜，可是他聽了我的話以後竟發了脾氣，他說我是在胡鬧！說一個做丈夫的有

權力拒絕這種荒謬的念頭。他叫這是荒謬的念頭！他說儘管是那末說，可是我自個兒想：我能不能救你嗎？於是我就想了一個法子。

林登 你丈夫難道不會打你爹那兒知道這筆錢不是他的嗎？

娜拉 不，從來沒有。爸爸正是在那時候死的。原先我想把什麼都告訴爸爸，叫他不要告訴旁人。可憐，他病得那麼厲害，也用不着告訴他啦！

林登 你也沒告訴你丈夫？

娜拉 喔！我的老天爺啊！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的？他是多麼痛恨借錢，我怎麼再能對他說呢？再說，像陶浮這樣一個愛自力的男子漢，要是知道了我給他這末大的恩惠，他會多痛恨自己呀！這樣以後，我們倆以前所有的感情全會完了的。我們這個美滿家庭的幸福也會斷送了！

林登 那末，你打算永遠瞞住他？

娜拉 （沉思地，似笑非笑地。）也許——有一天——過了許多年以後——我會告訴他的，到那時

候我已經不再跟現在一樣漂亮啦。你甭笑我！我意思是說，陶浮並不像現在那樣愛我了，他再也不喜歡看我化了裝跳舞，演戲。（突然停住）哦！不會的，不會的！這種日子絕對不會來的！奎絲蒂娜，你以為這件事怎麼樣？我現在還是一個小孩子嗎？你得相信這件事化了我多大的心血，我得準期付款。奎絲蒂娜，你知道在商業上分期交款，按季付息是件很難對付的事。所以在可能範圍

內，我東湊一點兒錢，西拼一點兒錢。在家庭開支裏面我不能節省什麼，因為陶浮得好好地生活，我又不能他孩子們穿得破破爛爛的。他們的錢我還是化在他們的身上。

林登 喔！我的娜拉，照這麼說，你必須自個兒掙錢嘍！

娜拉 可不是嗎！這件事完全是我一個人搞的。當陶浮給我錢買衣飾的時候，我從沒有把這些錢化去過一半。我買的東西總是那些挺便宜的。好的是我把什麼都弄得整整齊齊的，陶浮也沒發現我的秘密。可是奎絲蒂娜，對於自個兒是很痛苦的，每個女人都喜歡穿得漂亮，你說是嗎？

林登 一點也不錯。

娜拉 除了那以外，我還用許多旁的法子掙錢。去年冬天我很慶幸的弄到許多抄寫工作，每天晚上我躲在屋子裏埋了頭抄寫，直等到深更半夜我還不敢休息。哦！有時候我真累極了，累極了！可是我很快活，我能跟男人一樣的工作，跟他們一樣能掙錢，我覺得自己也像是一個男人！

林登 那末，你的債還有多少沒了清？

娜拉 我還不能說！要償清這種債務是很困難的。我祇知道盡我所有的力量去償清它，有時候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才好。（微笑）我就常常的坐在這兒，夢想有一個有錢的紳士能愛上我——

林登 什麼？怎麼樣的紳士？

娜拉 實在並沒有那個人——這不過是我的幻想吧了。我夢想那個紳士是死啦！在他的遺囑裏面

有這幾個大字：「我死後一切財產立刻付給那位美麗的陶浮夫人娜拉女士。」

林登 娜拉，你說的紳士是指那一個呢？

娜拉

你還不明白？並沒有那個老東西！這祇是在我走頭無路沒法弄錢時候夢裏面的一個人吧了！

可是，現在什麼也跟我沒關係啦！什麼老東西，什麼遺囑，都跟我風馬牛不相干。因為現在我的困難已經解決啦！（跳躍起來）奎絲蒂娜，想起來我是多快活呀！一切甯愁啦！自由，完全自由啦！跟小孩子玩玩，把家庭裏佈置得像陶浮喜歡的一樣。馬上春天要來啦！說不定我們可以有個短的假期去玩玩，也許在春天藍天之下，我們又可以到意大利去看那美麗的大海呢！一個人能活得快活是多麼神妙啊！

【外面有門鈴聲。】

林登 （站起）有客人來啦，我還是走吧！

娜拉 不，你坐在這兒！這準是來看陶浮的朋友。

【海蘭上，在門口。】

海蘭 少奶奶，外邊兒有一位客人要見少爺。

娜拉 是誰？

顧洛克 （在門口）是我，陶浮夫人。



【海蘭下，林登夫人不安地忙避到窗戶旁，望着外邊。】

娜拉（走近顧洛克，着急地，低聲。）哦！是你！顧洛克先生，你要看我丈夫有什麼事嗎？

顧洛克 是銀行裏的事，我在銀行裏有一個小職務，現在聽說陶浮先生快要做我們銀行裏的經理啦！

娜拉 你是想——

顧洛克 陶浮夫人，沒什麼事，不過是想麻煩陶浮先生一下。

娜拉 那請你到書房裏去見他吧！

【顧洛克走進書房，娜拉向她冷淡地鞠了一躬。一面她把通外廳的門關上，走到火爐旁靜靜地觀望着正燒着的火焰。】

林登 娜拉，那個人是誰？

娜拉 他叫顧洛克，你認識他嗎？

林登 好幾年前我是認識他的，他不是在我家鄉一個律師事務所裏工作的嗎？

娜拉 對啦！就是他。

林登 不過他好像變多啦。

娜拉 聽說他的婚姻不很美滿。

林登 他妻子不是早死啦？

娜拉 是的呀！可是留下了一羣小孩子——瞧！現在火快要燃燒起來了！（她把爐門開了，把搖椅推近些。）

林登 我聽人家說他做事信用不很好，可有這回事嗎？

娜拉 真的？那我不敢說，我不知道。可是咱們別談這些事吧！這些事是夠煩人的！

【雷克醫生自陶浮書房裏出來。】

雷克 （立在門口）我不，不！我不打擾你啦！我想跟你太太去談談。（把門關上，看見林登夫人，陪着笑。）哦！對不起！我又打攪了你們。

娜拉 不，沒有的話。（替他們介紹）我來替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雷克大夫，這位是剛剛到這兒的

林登夫人。

雷克 我在這兒常聽到林登夫人的大名，方才我們在樓梯上還不是碰見的嗎？

林登 是的，我在樓梯上走得很慢，我挺怕走樓梯啦。

雷克 哦！您的身體怕是不大健康嗎？

林登 不過是工作過度了一點兒。

雷克 那末說，您到這兒來是玩玩的。

林登 不，我從來找事做的。

雷克 這難道是補救工作過度的一個好方法嗎？

林登 可是雷克大夫，一個人總得活命呀！

雷克 對的，什麼人都是這末說。

娜拉 雷克大夫，你也是這末想嗎？

雷克 說實在話，無論怎麼樣受苦，我總以為能多活一天是好一天。我所有的病人都是這末說，就是那些精神失常的也是一樣，打一個例子，好比現在正跟陶浮說話的那一個——

林登 （悲痛地）哦——

雷克 這個人你們並不認識，他叫顧洛克，他的品行道德已經壞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可是娜拉，他還以為活命是挺重要的。

娜拉 真的？他跟陶浮講些什麼話呀？

雷克 那我不知道，不過聽說是關於銀行方面的事。

娜拉 我可不知道這個顧洛克，他跟銀行也有關係？

雷克 是的，他是銀行裏的一個小職員。（向林登夫人）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社會上有一種人，他們一天到晚的專在找旁人道德上的缺點，要是給他們找着了，那就是一個很好發財的機

會。

林登 不錯，我以為一個大夫應該去醫治那種人才好。

雷克 (聳了聳肩) 對呀！要是照您說的那樣，整個的社會要變成一個大醫院啦！

【娜拉本來在想心事，此時她忽然拍手大笑起來。】

雷克 (向娜拉) 你笑什麼？你可知道社會到底是什麼？

娜拉 社會是什麼？誰管得了那種討厭的事？我是爲了另外那些有趣的事而笑的！雷克大夫，你告訴

我，現在銀行裏大大小小的職員都屬於陶浮一個人管嗎？

雷克 哦！這就是你挺感到有趣的事？

娜拉 (笑着，啾着，感奮地) 你別管，你別管！(在舞台上踱來踱去) 喔！這是多有趣的事——陶浮

有權柄管這許多人！(從袋裏拿出幾塊杏仁餅乾) 雷克大夫，你要吃塊杏仁餅乾嗎？

雷克 哎！杏仁餅乾！我記得這兒是不准吃這東西的。

娜拉 是的，可是這杏仁餅乾是林登夫人送來的。

林登 什麼？我？

娜拉 喔！你們別怕呀！你們怎麼能知道陶浮不准我吃杏仁餅乾呢？這是因爲他怕損傷了我的牙齒。

嗯——現在別管他！祇不過一次，雷克大夫，這塊給你。(把杏仁餅乾送到他的嘴裏) 奎絲蒂娜

你也來一塊。我自個兒吃一塊——一塊很小的，至多也祇準吃兩塊。（在室內跳躍着）哦！我真快活！這世界上我祇希望一件事——

雷克 什麼事？

娜拉 這件事我必須要跟陶浮親自講。

雷克 你現在幹嗎不說呀？

娜拉 我不敢說，說了怕丟臉。

林登 丟臉？

雷克 這麼說你就別講罷！可是你跟我们說沒有關係，你想跟陶浮面前說的是什麼呢？

娜拉 我真想說：「該死！」

雷克 你發瘋了嗎？

林登 喔！娜拉，你——

雷克 你說吧！他來啦！

娜拉 （把杏仁餅乾藏好）噓！別做聲！

【陶浮從己書房裏出來，手灣裏辯着大衣，手裏拿了帽子。】

娜拉 （迎上去）陶浮！客人走啦！

陶浮 剛走。

娜拉 陶浮，這位是奎絲蒂娜，她今天才到這兒。

陶浮 奎絲蒂那對不起得很，我不——

娜拉 陶浮，林登夫人，奎絲蒂娜林登。

陶浮 (向林登夫人) 喔！您是娜拉學校裏的同學嗎？

林登 是的，我們打小時候就認識啦。

娜拉 陶浮，你想這麼冷的天氣她從家鄉到這兒特地來找你。

陶浮 找我？

林登 是的，可是，不——

娜拉 奎絲蒂娜是個會計熟手，她希望能有一個商業巨子那兒做事，多學點兒經驗。

陶浮 (向林登夫人) 很好，很好。

娜拉 她在報紙上看見你做了銀行經理，馬上就趕到這兒來。陶浮，你能爲了我替奎絲蒂娜想一點

兒辦法嗎？

陶浮 那當然不生問題，林登夫人，是不是祇有一個人？

林登 不錯。

陶浮 以前在商界上也做過事嗎？

林登 有一點兒經驗。

陶浮 那好極啦。我準代您在銀行裏設法一個職位。

娜拉 (向林登夫人, 欣愉地。) 瞧! 你瞧! 我丈夫!

陶浮 林登夫人, 您來得正巧極啦。

林登 陶浮先生, 我用什麼來謝您呢?

陶浮 (笑了笑) 這算得什麼。(穿上大衣) 現在我有事要出去, 失陪, 失陪。

雷克 請等一等, 我跟你一塊走。

【雷克醫生到外廳去拿了皮大衣進來, 把它靠近火烘熱。】

娜拉 陶浮, 別太久嘍!

陶浮 一會兒就回來, 不過一點鐘。

【林登夫人也穿上大衣。】

娜拉 奎絲蒂娜, 你也要走啦?

林登 是的, 我要找房子去。

陶浮 那末咱們能一塊走?

娜拉 (幫着林登夫人穿大衣) 可惜我這兒沒有空屋子給你住, 不然的話——

林登 不, 不能再打擾你啦! 娜拉, 謝謝你的美意, 我們再見吧。

娜拉 再見, 今兒晚上你一定要來的。噯! 雷克大夫, 你也請過來。噯! 對啦! 你有點不舒服是嗎? 到那時候

準會好的, 祇要多穿幾件衣服就是了。(他們一邊談天一邊欲下, 外面有小孩子的談話聲。) 噯! 孩子們來啦! (她跑了出去, 把通外邊的門開了, 安娜領了小孩子進外廳。) 進來! 進來! (俯身吻着他們) 哦! 我的寶貝! 奎絲蒂娜, 你看見他們了嗎? 你說我的孩子可愛嗎?

雷克 進去吧! 別在有風的地方說話!

陶浮 走吧! 林登夫人, 祇有做母親的才能忍受這種冷氣。

【雷克醫生, 陶浮, 林登夫人下。安娜帶了小孩子們由外廳進內, 娜拉也隨上, 並把門關上。】

娜拉 你們的小臉兒是多鮮明可愛呀! 紅得像玫瑰花和蘋果一樣。(娜拉說話時孩子們也圍着跟她談天) 你們感到快活嗎? 快活真的? 愛妹跟寶寶一塊兒坐過雪車嗎? 伊浮, 你真像一個大人啦! 安娜, 把寶寶給我! (把頂小的孩子從安娜那兒抱過來) 哦! 我的寶貝! 對啦! 對啦! 媽來跟寶寶跳舞。什麼? 你們玩過雪球啦? 可惜我不在那兒! 安娜, 別帶他們走! 我要把他們的外套脫啦。你凍得很厲害啦, 趕快到屋子裏去歇歇吧! 這兒有我, 跟小孩子們玩是挺有趣不過的。到裏邊去吧! 火爐上爲你煮着一些熱咖啡呢。(安娜自左側門下, 娜拉坐下和小孩子們聊天兒。) 啊, 真的一條



大狗？一路的追你們回家？你們沒給他咬嗎？不會咬，狗不會咬小寶貝伊浮，不許你偷看這包東西！什麼東西？你要知道？小心點兒——這裏面的東西要咬人的！什麼？咱們一塊來玩玩什麼？捉迷藏？好極啦！咱們就玩這個吧！寶寶先躲好，我也躲好的，讓我躲吧！（娜拉和孩子們開始在舞台左右及右側連着的屋子裏捉迷藏，笑着，嚷着，最後娜拉躲在桌下，小孩子們跑進來尋她。首先找不到，娜拉忍不住發出了笑聲。孩子們聽到後，立刻跑到桌子旁，揭起檯布，把娜拉找了出來。於是大家起了一陣狂呼，正在那時，外邊有敲門聲，屋內無人理會，半晌，通外廳的門開了一半，顧洛克站在門口。他等了一會，但娜拉沒有發現他，繼續和孩子們玩着。）

顧洛克 陶浮夫人，對不起——

娜拉 （嚇了一跳，甯的叫了起來，急忙回頭。） 喔！你來幹什麼？

顧洛克 請您原諒我，外邊兒的大門開了一半，一定有人忘了把它關上。

娜拉 （站住） 顧洛克先生，陶浮先生已經出去啦。

顧洛克 這我知道。

娜拉 那麼，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顧洛克 我要跟您說幾句話。

娜拉 跟我說？（低聲地向孩子們）你們到安娜那兒去吧！哦！他不會吃掉媽的。停會兒他走了，咱們

再玩。(她領孩子們到左邊屋子裏，把門關了，忐忑不安地。) 你有話跟我說嗎？

顧洛克

是的。

娜拉 今兒格可是今兒格不是一號呀！

顧洛克 今兒格是聖誕節，這一天能快活跟不能快活完全看您怎麼樣做法。

娜拉 你要什麼？今兒格我可沒預備錢。

顧洛克 那件事現在暫且不管，我到這兒來是爲了另外一件事。陶浮夫人，您有空嗎？

娜拉 沒有關係，有空。不過——

顧洛克 那很好，方才我在對面酒樓上看見陶浮先生在街上走過。

娜拉 不錯。

顧洛克 旁邊還有一位女太太。

娜拉 怎麼樣？

顧洛克 我說那位女太太不就是林登夫人嗎？

娜拉 是的。

顧洛克 她才到這兒？

娜拉 對的，今兒格才到。

顧洛克 我想她一定是您的好朋友。

娜拉 是的，可是我不明白你的話。

顧洛克 以前我也認識她的。

娜拉 我早知道啦。

顧洛克 哦！您什麼都知道了嗎？陶浮夫人，現在我坦白的問您，林登夫人不是要在銀行裏找一個職

位嗎？

娜拉 顧洛克先生，你怎麼敢這麼樣的來盤問我？你得知道，你不過是我丈夫手下的一個職員。既然

你問了，我就老實告訴你吧！林登夫人馬上就要進銀行辦公啦！推舉她的就是我，現在你總明白了嗎？

顧洛克 這麼說，我猜得很對。

娜拉 （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你別以為一個女人就沒有一點兒權力，顧洛克先生，在旁人手下做

事的職員，挺好還是少去得罪那些——

顧洛克 那些大人物？

娜拉 一點也不錯。

顧洛克 （換了一種口氣）陶浮夫人，你能替我幫幫忙嗎？

娜拉 什麼？這什麼話？

顧洛克 我不知道您肯不肯想法子把我銀行裏的位置保留嗎？

娜拉 我不明白你的話，誰要奪你的位置？

顧洛克 哦！陶浮夫人，您也別裝糊塗啦！我明白林登夫人不願意見我，同時我也知道奪我職位的是

誰？

娜拉 可是，我向你保證——

顧洛克 很好，可是說一句明白話，我勸您挺好用您的力量把這件事立刻取消，現在囉，還來得及吶！

娜拉 顧洛克先生，不過我沒有這種權柄。

顧洛克 您沒有權柄？方才您不是還說過——

娜拉 現在可不同啦！我對我自個兒的丈夫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

顧洛克 我跟你丈夫一塊兒在大學裏唸書的時候，我知道他的脾氣，他跟旁的丈夫並沒有什麼區

別。

娜拉 要是你說話不敬重我的丈夫，我要請你離開我的屋子！

顧洛克 陶浮夫人，您的胆量可真不小！

娜拉 我現在並不怕你啦！新年一過我會把全部的債務都了清的。

顧洛克（約束自己）陶浮夫人，您聽我說！我在銀行裏的職位雖小，可是在不得意的時候就是拚命也得幹呀！

娜拉 唔！

顧洛克 這不是單單爲了一點兒薪水，老實對您說吧。我是爲了另外一件事，也許您早就知道啦；幾年以前我曾鬧過一場亂子。

娜拉 我好像已經聽人家說過啦。

顧洛克 這件事我雖然沒有上法庭，坐牢獄。可是從那次以後我的前途是沒有啦！因此我恨，恨這個世界。我做了許多見不得人面的壞事，您是知道的，我並不是世界上頂壞的人，我現在要棄邪歸正啦！我的兒子已經長大啦，爲了他們，我得盡力去恢復我的名譽。銀行裏的位置正是我反正後的第一步，現在您丈夫想一下子推我下水——

娜拉 顧洛克先生，老實對你講，我沒有力量幫你的忙。

顧洛克 您是不肯幫助我，不過我有力量迫着您去做。

娜拉 你大概不會把我欠你的錢那件事告訴我丈夫嗎？

顧洛克 嗯，要是我告訴了他呢？

娜拉 那你就不要臉啦！（帶着哭喪的語氣）這是一件使我感到頂快活頂驕傲的祕密，你要是就

那樣的告訴了他，這會使我遭受到多大的沒趣兒！

顧洛克 這不過是沒趣兒？

娜拉（憤然）你去做吧！到末了你是不會得到便宜的，我丈夫由這點可以發現你是一個怎麼樣

的混蛋，這樣一來，你的職位不丟也得丟啦！

顧洛克 您怕的祇是家庭裏的沒趣兒？

娜拉 要是我丈夫知道了這件事，他準會把全部的錢都還你，到那時候你拿我怎麼樣？

顧洛克（走近她一步）陶浮夫人，聽我說，要不是你的記性太壞，就是不懂得一些商業常識。我現

在得明明白白的把這件事的底細告訴您。

娜拉 怎麼？

顧洛克 在您丈夫生病的時候您向我借了兩萬五千塊錢。

娜拉 那時候我實在沒有法子啦。

顧洛克 我答應替您去借錢——

娜拉 你真的給借來啦！

顧洛克 我答應借錢給您還附帶了幾個條件，那時候您因為丈夫的病弄得心神不安，想馬上把錢借來，好跟他上意大利去養病，所以有一些小地方您就太糊塗啦！現在我告訴您吧，在我答應借

錢給您的時候不是要您在借據上簽一個字兒？

娜拉 是的，我簽啦！

顧洛克 一點不錯，簽啦！可是我在後邊還加上幾句話，這筆錢以您爹做擔保，他也得簽字。

娜拉 是的！他也簽了呀！

顧洛克 我在那借據上把日期是空着的，這就是說日期是由您爹簽字的時候填上的，這件事您可記得嗎？

娜拉 記得，我記得！

顧洛克 以後我就把收據給您，教您送到您爹那兒去，陶浮夫人，對不對？

娜拉 是的。

顧洛克 您當然是馬上就送去的，隔了五六天您就把那張借據給我，上面有您爹簽的字，於是我就把那筆款子付了給您。

娜拉 唔，難道我沒有準期付款嗎？

顧洛克 準得不能再準，可是陶浮夫人，話又得說回來啦，那時候您正在萬分困難中——

娜拉 困難極了！

顧洛克 我說你爹病得很厲害？

娜拉 他病得快要死啦！

顧洛克 不久，他不就死了嗎？

娜拉 不錯。

顧洛克 告訴我，陶浮夫人，您可記得他在哪一天死的？

娜拉 我爸爸在九月二十九號死的。

顧洛克 九月二十九號，一點也不錯。我也曾經打聽過，不過在這兒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從

袋裏拿出一張紙）真叫我莫名其妙！

娜拉 什麼奇怪的問題？我不知道。

顧洛克 陶浮夫人，奇怪的問題就在這兒，您爹在他死後三天才簽字的！

娜拉 什麼？我不明白！

顧洛克 您爹是九月二十九號死的，可是您瞧這兒！他簽字的日期倒是十月兩號，陶浮夫人，您說奇

怪嗎？（娜拉保持着靜默）您能不能解釋到底這是怎麼會事？（娜拉仍舊沉默）這是很值得

注意的，那一十月兩號——幾個字兒並不是您爹的筆跡，我知道這是誰寫的。這個也許還可以解

釋，說您父親簽字的時候忘了寫日期，另外一個人並沒有知道他已經死啦，就糊裏糊塗的替他

填上啦，也不在乎。關鍵就是在簽字上面，陶浮夫人，這當然不會是假的？你爹真的自己在这兒簽



的字嗎？

娜拉（默場半響，回頭，狠狠地瞧着顧洛克）不，這兒的字是我簽的！

顧洛克 哎！陶浮夫人，您可知道這是一個多危險的破綻嗎？

娜拉 爲什麼？你的錢我也快還你啦！

顧洛克 容許我再問您一句話嗎？您幹嗎不把那張借據給您爹？

娜拉 這是不可能的事，那時候我爸爸正病得厲害，要是我叫他簽字，我必須告訴他，我爲什麼要用那許多錢，可是我不能對一個正在生大病的爸爸說出丈夫生命危險的消息，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顧洛克 那末，您放棄了旅行意大利的計劃不是很好嗎？

娜拉 不，我不能那樣做！我丈夫的性命就靠那次旅行，我不能放棄它。

顧洛克 您沒有考慮過您是在欺騙我嗎？

娜拉 我一點兒也沒顧到你，在我丈夫病的這末厲害的關頭，你還是用許多苛刻的條件來限制我，我真有些恨你。

顧洛克 陶浮夫人，您不知道自個兒做的事是犯的什麼罪？我老實跟您說吧！您的罪正跟我以前所以被社會擯棄，所以名聲掃地的罪，活脫兒的一樣，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

娜拉 你！你要我相信，你也曾勇敢地救過你的妻子？

顧洛克 法律顧不到人的目的！

娜拉 那末說，這一定是壞法律。

顧洛克 咱們不管是好是壞，要是我拿了這張紙上法庭去控訴您，您就得依法律處罰。

娜拉 我可不相信！難道一個做女兒沒有權力去解除她正要死的爸爸的煩惱嗎？難道一個做妻子不能救她丈夫的性命嗎？我一點兒也不懂得法律，可是我相信法律上準會有條文規定可以原諒我的。顧洛克先生，你是做律師的，就一點也不明白那麼，你一定是個壞律師！

顧洛克 也許是的。不過像咱們那種事，我懂得你可相信嗎？也好，現在您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可是——這個我得告訴您，要是我第二次再鬧得身敗名裂的話，您也得跟我一樣。

【顧洛克向她一鞠躬而下。】

娜拉 (思素了一會，哆嗦地) 不會的！他想嚇唬我！我沒有那末傻！(開始摺疊孩子們的衣箱，半晌。)

不過——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做這個是爲了愛情！

孩子們 (站在左側門旁) 媽，那個客人現在已經走啦。

娜拉 是的，我知道。別跟旁人講起那個客人！你們聽見了沒有？連爸爸那兒也別提起！

孩子們 知道啦！媽，現在您再肯跟我們一塊兒玩嗎？

娜拉 不，現在不要玩啦！

孩子們 哦，媽，您方才不是答應過我們的嗎？

娜拉 是的，可是現在我不能了。到安娜那兒去吧！我有事哩！快走！快走！好好地，我的寶貝！（她輕輕地把小孩子們推到內室去，然後把門關上了，坐在沙發上結了幾針絨線，但立刻就停住。）不！（把針線丟了，站起，走到外廳門口喊叫起來。）安娜！把聖誕樹拿來！（走到左側桌旁，打開抽屜，又停住。）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安娜拿了聖誕樹上。】

安娜 陶浮夫人，放在哪兒？

娜拉 那邊屋子中間。

安娜 還要拿什麼東西嗎？

娜拉 不，謝謝你，什麼都有啦。

【安娜放了聖誕樹下。】

娜拉 （忙着裝飾那顆聖誕樹）這邊應該插支蠟燭，那邊要放些鮮花。那個壞東西胡說！完全是胡說八道！這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枝聖誕樹倒是必須裝得好看些才好！陶浮，我要做每一件能使你快活的事，我要唱歌，跳舞——

「正在那時陶浮自外廳走進來，手中癩了一包文件。」

娜拉 喔！你已經回來啦！

陶浮 是的，這兒有人來過沒有？

娜拉 這兒，沒有！

陶浮 奇怪！我看見顧洛克從咱們家裏走出去的。

娜拉 喔！是的，想起來啦！方才他來過一會兒的。

陶浮 娜拉，我看你的神氣就知道他準是來要求你替他說好話的。

娜拉 不錯。

陶浮 方才你是你自個兒的意思吶，還是他教你這樣說的？他並沒有到過這兒。

娜拉 是的，陶浮，不過——

陶浮 唉！娜拉，你竟會做出這種事！跟這種人說話，還答應他的要求，末了還對我撒謊！

娜拉 撒謊？

陶浮 你不是說沒有人到過這兒嗎？（用手指指她，吓唬她。）我的「小鳥兒」以後不准這樣做！

隻好的小百靈不該唱壞歌（以手摟着她）對嗎？一點兒也不會錯的（放了她）現在別再談

這件事啦！（在火爐旁坐下）哦！在這兒是多舒坦多清靜呀（看着文件）

娜拉 (忙着裝聖誕樹，沉默半晌。) 陶浮。

陶浮 嗯。

娜拉 後天斯登堡家裏不是要開化裝跳舞會嗎？

陶浮 我正急於要知道你有什麼新奇的玩意兒。

娜拉 哦！別提啦！提起來真使我難受。

陶浮 爲什麼？

娜拉 我想不出有趣的玩意兒，什麼都好像是很傻裏傻氣的，什麼都沒有意思。

陶浮 現在我的小娜拉也明白這一點嗎？

娜拉 (站在他的椅背後雙手擱在椅背上) 陶浮，你是很忙吧？

陶浮 嗯。

娜拉 那些紙是什麼？

陶浮 銀行裏的公事。

娜拉 唉，已經來啦？

陶浮 前任總經理已答應我在人事以及旁的組織方面有些更動，這些事在一個禮拜裏面要做好，我打算在新年裏把什麼事都弄妥了。

娜拉 怪不得那可憐的顧洛克——

陶浮 哎！

娜拉 （依舊站在靠椅背後，溫柔地撫弄着她丈夫的頭髮）陶浮，要是你不這樣忙，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請教你。

陶浮 什麼事你說。

娜拉 沒有一個人能有像你這樣的審美力，我很希望在那天化裝跳舞會上打扮得漂亮一點兒。陶浮，你能替我決定我扮什麼角色才好？還有，該穿些什麼衣服呢？

陶浮 哦！我的頑固的小婦人，現在也會沒有辦法啦？

娜拉 不錯，陶浮，請你替我想個辦法，沒你我就不成啦！

陶浮 好好，讓我仔細的想一想，馬上就會想出來的。

娜拉 哦！你真好，陶浮。（走到聖誕樹旁，停住。）這朵紅花多鮮美啊！告訴我，陶浮，那個顧洛克以前鬧的是什麼亂子？

陶浮 偽造文件，你懂得這句話嗎？

娜拉 也許他是迫不得意才做的。

陶浮 是的，或許是跟旁人一樣完全是出於一時的糊塗，我對於一個人決不會單單爲了一件事而

瞧不起他。

娜拉 陶浮，當然不能。

陶浮 有許多人可以重新恢復名望，祇要他承認自個兒所犯的罪，受到相當的處罰。

娜拉 犯的罪——

陶浮 可是顧洛克沒有這樣做，他用巧妙的方法逃避法律，這是他在自干墮落。

娜拉 你以為是——

陶浮 這種人在良心上了缺點，他祇能整天的欺騙，撒謊，說假話。就是對他自個兒的妻子跟孩子，也是同樣的帶上了假面具。娜拉，頂可怕的還是他的下一代受到很大的影響。

娜拉 爲什麼？

陶浮 因爲這種行爲是有毒素的，會把整個家庭都染上了烏煙瘴氣的欺騙的氣氛。孩子們會馬上學會這種惡習慣。

娜拉 你這話是當真的？

陶浮 這些事情一個做律師的已經看夠啦！孩子們所以犯罪的原因大半是因爲他們的母親本身就有的欺詐的行爲。

娜拉 爲什麼——母親？

陶浮

大部份母親的影嚮是最大，當然父親也能影嚮到下一代。可是主要的還是在母親，我所以說顧洛克品行不好，因為由於他的欺詐行為而影嚮到自個兒的孩子。（伸出雙手）我的小鸟兒，所以你甯替他辯護！答應我，咱們以握手為憑。來來來！怎麼樣？把兩手遞給我！這才對啦！這算是個約定，我告訴你，要是我跟他一塊兒做事是不可能的！因為跟這種人做同事，會使我身心上永遠的感到不舒坦。

【娜拉突然縮回兩手，憂鬱地走到聖誕樹的另一邊。】

娜拉

這裏多暖和！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呢！

陶浮

在吃晚飯以前我要看幾件公事，再說我還得替你想出一件化裝跳舞會的服裝呢。也許我還可能想出些掛在聖誕樹上的好玩意兒呢！（手撫着她的頭）我的會唱歌的小百靈，停會見！他走到自己的書房內，把門帶上。）

娜拉

（停了片刻，低聲地。）不會的！這是不可能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安娜上。】

安娜

（站在右側門旁）孩子們嚷着要到您這兒來呢！

娜拉

不，別讓他們到這兒來！安娜，你替我照顧照顧他們！

安娜

好的，陶浮夫人。（關了門下。）



娜拉 (臉色突然變成灰白, 恐懼地。) 把孩子們教壞! 把家庭弄得烏煙瘴氣的! (略停, 仰起頭。) 這是不可能的! 永遠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 第二一幕

景

同前。那顆聖誕樹已移到鋼琴旁邊，樹上所有的裝飾品都已御盡，蠟燭也點完了。沙發上放著娜拉的大衣，娜拉獨自一人不耐煩地在室內徘徊着。忽然走到沙發旁站住，拿起那件大衣。不久又把大衣放下。

娜拉 有人來啦！（走到門前諦聽着）不——沒有人！今兒格是聖誕節，準沒人會來的，就是明兒格也沒有會來，可是——也許——（打開窗望着外邊）喔！沒有信箱裏什麼也沒有，完全是空的！（轉身向前走一步）胡說八道！他準不過是在嚇唬我。這種事犯不着怕！這是不可能的！我還有三個小孩子呢！

【安娜自左房上，拿了一隻大紙板箱。】

安娜 這個放奇怪服裝的箱子到底給我找着啦！

娜拉 謝謝你，放在桌子上。

安娜 （把大紙板箱放在桌上）不過這裏面亂得不得了，呢。

娜拉 哦，我真想把它撕得粉碎！

安娜 喔！不，祇要稍些忍耐點兒，很容易把它理得好好的。

娜拉 我想出去請林登夫人一塊兒來幫我的忙。

安娜 陶浮夫人，您還要出去？這末壞的天氣受了冷以後要生病的。

娜拉 壞事總會來的！孩子們在幹什麼？

安娜 他們在玩聖誕禮物，小寶貝不過——

娜拉 他們是不是常常問起我？

安娜 您瞧他們不是常跟您在一塊兒嗎？

娜拉 是的，可是安娜——以後我也許不能常跟他們在一起啦！

安娜 唔，孩子們什麼事都會慣了的。

娜拉 真的？安娜，你說我走得遠遠的他們也會把我忘了嗎？

安娜 哎！什麼？走得遠遠的？

娜拉 安娜，你告訴我——我真奇怪！你怎麼忍心把自個兒的孩子交給陌生人管呢？

安娜 我得到這兒來照顧您呀。

娜拉 可是你怎麼會願意這樣做呢？

安娜 喔！像你這樣的好職位我怎麼能扔了呢？一個窮女人什麼事都得吃一點苦，高高興興去做。再說，我那個壞了良心的丈夫丟了我什麼也不管！

娜拉 我想你的女兒一定已經把你忘了。

安娜 不，她沒有忘了我。在她洗禮和結婚的時候都有信給我的。

娜拉 （熱烈地擁抱着安娜）老安娜！你真是我小時候的好母親！

安娜 我的小娜拉，除了我以外就沒有旁的母親啦！

娜拉 要是我的孩子沒人照顧，我相信你準能——喔！我說的話多糊塗！（把紙板箱打開）請到孩

子們那兒去吧！現在我想——明兒格你可以看我打扮得多漂亮！

安娜 我相信我的娜拉小姐在跳舞會上沒有一位能有像您這樣漂亮。（走進左室。）

娜拉 （把箱子裏的衣服拿出來，但立刻又放了下去）喔！要是我能大胆出去，要是沒有人進來，要

是在這些時候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胡說！沒什麼人會來的，祇要不想它就是啦！這手筒多精緻！

（在箱子中拾起一付手套）這手套多漂亮！別想起它！別想它啦！一，二，三，四，五，六——（吶喊起

來）哦！有人來啦！——（跑到門旁，躊躇地站住。）

【林登夫人自外廳上，她的大衣已經脫了。】

娜拉 喔！是你奎絲蒂娜，外邊沒有旁人嗎？你來得真好？

林登 我聽說你來看過我。

娜拉 是的，我路過你住的地方，我正有事要你幫我的忙。咱們坐在沙發上談吧！明兒晚上斯登堡領

事樓上要舉行一個化裝跳舞會，陶浮要我扮一個漁家女，還叫我跳那個在加派利學會的意大利圓舞呢。

林登 這是很好的巴戲。

娜拉 嗯，陶浮也是這末說，你瞧這就是漁家女的服裝。陶浮在意大利替我做的，可是現在已舊得不成樣子啦。我真不知道怎樣才好——

林登 哦，咱們可以馬上把它弄得好好的，這不過有些地方脫了線吧了。你有針線嗎？（找尋着）哦，有啦，這兒有。

娜拉 哦！謝謝你！

林登 娜拉，明兒格就這麼打扮是嗎？我對你說，我準會來看看你是怎麼樣的漂亮。哦！我倒忘啦！謝謝你，昨兒晚上給我許多快樂。

娜拉 （站起，在室內踱來踱去。）哦！昨兒晚上！昨兒晚上並沒有以前那樣快活。奎絲蒂娜，你該早一點來。陶浮有一種藝術，他能使整個家庭裏變做光明、美麗、快活。

林登 我想你也一樣，你爹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可是告訴我，雷克大夫是不是常常跟昨兒晚上一樣的不快活嗎？

娜拉 不，昨兒晚上他是特別的不快活。他真可憐！我跟你說，他生了很可怕的脊骨病，聽說他爸爸很

荒唐，什麼壞事都做，所以他打小時候起就有病啦！你明白嗎？

林登（停止工作）不過，娜拉，這件事你怎麼會知道的？

娜拉（踱着步）噯！當一個女人有了三個孩子的時候，免不了有幾個懂點兒醫學常識的朋友來

談東說西的呀！

林登（繼續工作，半晌）雷克大夫不是天天到這兒來嗎？

娜拉 每天都來，他跟陶浮打小時候起就是很知己的朋友，我跟他的感情也很好。他真可以說是跟

我們家裏的自己人一樣。

林登 可是你告訴我，這人誠實嗎？我是說他喜不喜歡拍人家的馬屁？

娜拉 不，却巧相反。你怎麼會想到這一層呢？

林登 昨天你跟我介紹他的時候，他說時常聽到我的名字。可是，你丈夫對我倒一點兒也沒有印象，

雷克大夫怎麼會——

娜拉 一點也不錯，奎絲蒂娜。你知道，陶浮的愛我是不可形容的，他說他要我所有的一切。當我們才

結婚的時候，要是我提起了一個老朋友的話，他就會妒忌得不得了，所以我自然就不提啦。可是

我常跟雷克大夫談起過去的事，因為他很喜欢我以前的歷史。

林登 娜拉，聽我說，你有許多地方簡直還跟孩子一樣，我比你年紀大，經驗足，我勸你還是快跟雷克

大夫弄清的好！

娜拉 弄清什麼？

林登 昨兒你不是說過你有一個有錢的愛慕者他送錢給你——

娜拉 說過的，不幸的就是沒有那個有錢的人，你說怎麼樣？

林登 雷克大夫有錢嗎？

娜拉 有，他有錢。

林登 沒有人靠他過活嗎？

娜拉 沒有人，不過——

林登 他每天到這兒來嗎？

娜拉 是的，天天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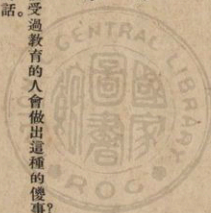
林登 怎麼像他這樣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會做出這種的傻事？

娜拉 我真不明白你講的話。

林登 娜拉，甯裝糊塗啦！你以為我猜不出借兩萬五千塊錢的不就是他嗎？

娜拉 你真發瘋了？你以為這樣！一個每天來的朋友，那真是太難受啦！

林登 這麼說，真的不是他？



娜拉 不，我可以向你保證不是他。我從來沒想到過——再說，在那時候他也沒有錢可以借出來，他是到後來才有錢的。

林登 好的，娜拉，這真是你的運氣。

娜拉 不一定吧，我從來沒有向雷克大夫開過口，不過我相信要是我要求他——

林登 可是當然你是不會的。

娜拉 自然我不會，我沒有理由去要求他什麼。可是——如果我真的向他要求——

林登 瞞住你丈夫？

娜拉 另外一件事我真瞞住了他，我要把它弄明白，我一定要使他知道才好！

林登 可不是嗎，昨兒格我已經跟你說過。不過——

娜拉 （徘徊着）辦這種事男人要比咱們強得多吶。

林登 是的，尤其是自己的丈夫。

娜拉 不（站住）奎絲蒂娜，把債還清了以後借據可以收回嗎？

林登 那還用問。

娜拉 拿回這張借據以後我準會撕了它！毀了它！燒了這張惹人厭的東西！

林登 （仔細地盯着娜拉，停住工作，慢慢站起。）娜拉，你一定有事瞞住了我。



娜拉 是不是我的神氣好像是——

林登 昨兒早晨準是出了什麼事情，娜拉，到底是怎麼回事？

娜拉 （走近林登夫人身旁）奎絲蒂娜（靜靜地諦聽着）噓！陶浮回來啦！請你到安娜那兒去一

次，陶浮挺恨看見女人做針線，我教安娜來幫你的忙。

林登 （收拾東西）好的，可是——如果你不把所有的秘密告訴我，我是不走的。

【當陶浮由外廳上時，林登夫人即自左側門下。】

娜拉 （迎上去）哦！陶浮，我等你回家已經好半天啦！

陶浮 那個是裁縫嗎？

娜拉 不，那是奎絲蒂娜。她幫我那件漁家女的跳舞衣縫好，你等着看我將要打扮得多漂亮。

陶浮 現在我的計劃好不好？

娜拉 好極啦！可是我依照你的話去做不是更好嗎？

陶浮 （摸摸娜拉的下巴）很好，因為你能依照你丈夫的話去做，小百靈，我知道不在乎的。現在我

不打攪你了，我說你還得去穿跳舞衣呢。

娜拉 我說，你要去工作嗎？

陶浮 不錯。（指指一卷文件）你瞧，我才打銀行裏回來——

【向書房裏走去。】

娜拉 陶浮！

陶浮 （回頭）唔。

娜拉 要是你的「小松鼠」要求你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陶浮 什麼事？

陶浮 你肯做嗎？

陶浮 首先我必須知道是什麼事？

娜拉 假如你能答應我的要求，「小松鼠」一定跳跳影影的玩她所有的小巴戲——

陶浮 乾脆的說就是啦！

娜拉 你的「小百靈」會整天的唱着——

陶浮 哦！我的「小百靈」本來就是這樣的。

娜拉 陶浮，我會扮一個仙女爲了你在月光下跳舞——

陶浮 娜拉，你說的是不是早晨跟我提起過的事？

娜拉 （走近他）不錯，陶浮，我多誠意的要求你——

陶浮 你真的有勇氣再提那個要求？

娜拉 有，有！你必須爲了我別辭掉顧洛克在銀行裏的職位。

陶浮 娜拉，他的職位我已經預備給林登夫人啦。

娜拉 哦！謝謝你，不過你不能留着顧洛克而辭去旁人嗎？

陶浮 唉！你真是在胡鬧，難道你沒有考慮的答應了他一句話，我就要——

娜拉 不，陶浮，我不是爲了那個，我是爲了你，你目個兒不是說過他曾在挺下流的小報上寫文章，他

準會來加害你的，我怕他。

陶浮 喔！我知道你又想起了以前的事所以害怕啦！

娜拉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陶浮 當然你是想起了你爹。

娜拉 一點也不錯，那許多壞蛋常常寫文章來毀謗我爸爸，那個時候虧得有你幫我們把事情弄明

白啦。要不然，我爸爸不知道要受多大的苦呢。

陶浮 娜拉，我跟你爹可不同，你爹有些地方太不小心。我呢，我很仔細。

娜拉 哦！常言說「暗箭難防」，沒有一個人能預防那些小人們的毒計。咱們現在生活得多快活！你

我，孩子，在這舒舒服服快快樂樂的家庭裏，陶浮，因爲這樣我才要求你——

陶浮 因爲這事是你要求的所以我不能保留他的職位，銀行裏什麼人都知道我要辭了顧洛克，要

是現在變了卦，外邊人會說銀行的新經理祇要他妻子一個小姆指——

娜拉 什麼？

陶浮 哦！沒什麼，如果你老是改不了你任性的脾氣，我會變做銀行裏職員的笑柄。人家會說我是一個被女人操縱的人，我能告訴你，我馬上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再說，我還有一個不能跟顧洛克一塊兒工作的理由——

娜拉 是什麼？

陶浮 在必要的時候我對於他品行上的缺點倒還可以原諒——

娜拉 陶浮，真的嗎？

陶浮 我聽說他工作的能力倒不錯，不過他是我大學裏唸書時候的同學，我們之間的交情常常使我感到後悔。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以前我們兩人感情很好，並且他就愛在旁人面前裝出他是我的好朋友，老是不休的纏着我：「陶浮我說，老朋友！」就像這個樣子，我真擔心他會把我在銀行裏的職位也丟了的！

娜拉 陶浮，我不相信你的話。

陶浮 不相信，爲什麼？

娜拉 你的理由太渺小啦！

陶浮 哎！渺小！你以為我渺小？

娜拉 不，相反的，陶浮，就是爲了這個——

陶浮 沒關係！你說我的理由渺小，那末我就是一個渺小沒用的人。渺小好吧！現在咱們還是把這件

事立刻就了結吧！（到外廳門口喊叫着）海蘭！

娜拉 你要做什麼？

陶浮 （在文件中找尋着）了結這件事。（海蘭上）你把這封信交給送信的，按地址馬上就送去，

這兒是錢。

海蘭 是，少爺。（接了信下。）

陶浮 （把文件理好）唔，你這個固執的太太！

娜拉 （喘息地）陶浮，那是什麼信？

陶浮 顧洛克的退職信。

娜拉 唔！陶浮，把它要回來！現在還來得及哦！——陶浮，快把它要回來爲了我，爲了你自個兒，爲了孩

子！你聽見了沒有？陶浮，快去！你不知道這封信對於咱們是多危險呀！

陶浮 已經太遲啦！

娜拉 對啊！你不去是太遲啦！

陶浮 娜拉，我能原諒你的憂慮，雖然這件事使我生氣。幹嗎我要怕這些造謠生事的流氓？可是我

總能原諒你，因為這完全是表示你的愛我。（熱烈地握住娜拉的雙手。）哦！我的娜拉呀！是應該這麼做的！我什麼事都不怕，我有我的勇氣！你得明白，我有力量抵當住所有的困難。

娜拉 （哆嗦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陶浮 我說什麼事我都可以抵當。

娜拉 （堅決地）你不能！你千萬不能做！

陶浮 這對極啦！是的！咱們應該分別抵當，跟旁的夫妻一樣，這是對極啦！（撫弄着她的頭髮）現在你總滿意了嗎？來來來！別嚇得傻裏傻氣的！也別胡思亂想！一點也沒有什麼事呀！現在你好去練習圓曲舞啦！我呢，也應該進書房啦！在外邊兒你儘管吵得天翻地覆也沒關係，我可以把書房裏的門都關上。（走到門口，回頭）雷克大夫來了！以後告訴他我在書房裏。

陶浮向娜拉點了點頭，拿上了文件走進書房。

娜拉 （被嚇唬得昏亂地，呆呆地站着，低聲地）他會做出這個的！他要做的！什麼他也顧不到！他準會做的！不能做！不能！絕對不能！什麼事都可以，除了這個！哦！總要有逃避的法子呀！教我怎麼做才好呢？（外邊鈴響）雷克大夫——什麼事也沒有這個可怕！

娜拉以雙手蒙住了臉，忍着走去開門，雷克醫生正在外廳脫去大衣。

【外邊已是近黃昏的天色。】

娜拉 你好？雷克大夫，我一聽見鈴聲就知道是你，現在你別到陶浮房裏去，他正忙着呢。

雷克 那末你吶？

娜拉 哦！你早知道爲了你我什麼時候都有空的。

雷克 謝謝你，我對你的好意祇能盡我所能的接受啦。

娜拉 盡你所能？這話是什麼意思？

雷克 盡我所能！不錯，說出來你會害怕嗎？

娜拉 我覺得你的話很奇怪，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

雷克 這些事我早就知道必然要發生的，可是沒想到會那末快！

娜拉 （抓住了他的手臂）雷克大夫，你得告訴我，你怎麼知道的？

雷克 （坐在火爐旁的搖椅上）我已經危險得沒法子救啦！

娜拉 （憂鬱地嘆了口氣）是你——

雷克 除了我還有誰？跟自個兒撒謊是沒有用的！娜拉，我是在我所有病人中頂可憐的一個，我曾經

把自己的生命計算過，真糟透不到一個月恐怕我就要睡在墳墓裏啦！

娜拉 喔！你講得多可怕！

雷克 你得明白，這件事本身就是可怕的。壞的，就是沒死以前還要碰到許多可怕的事，我還得要使  
自己知道在什麼時候這件事要發生。末了，我還有一句話要跟你說，陶浮的胆子小，這種可怕的  
事他受不了，我不希望他到我的病房裏來——

娜拉 不過，雷克大夫——

雷克 我不要他來！我說——無論如何不要他來！當我知道自己不能救的時候，我要把我的門鎖啦！  
我會拒絕陶浮來看我，並且我還會送一張畫黑十字的名片，這就是表示我已經快要死啦！

娜拉 今兒格你真太奇怪啦！我很希望你能夠快活些。

雷克 人都快死啦，還能快活？活着替人受罪，那有什麼可說的呢？這種殘忍的報應無論在什麼人家  
都有——

娜拉 （以雙手塞住耳朵）喔！別胡說啦！快活些吧！

雷克 快活些？整個的事就是被人可笑的，那不幸的病是我爹年輕時候荒唐的報應！

娜拉 （坐在左邊桌上）我想他是不是喜歡吃蘆荀跟小籠饅頭嗎？

雷克 不錯，還有豆腐乾。

娜拉 豆腐乾？我想他也一定喜歡吃牡蠣？

雷克 牡蠣，當然，那還用說。



娜拉 哦！還有葡萄酒，香賓酒真奇怪！吃了這些好東西怎麼會損壞脊骨呢？

雷克 這些東西雖好，對於脊骨病可沒有用呀！

娜拉 對呀！這是挺可憐的！

雷克 （仔細地打量着她）唔——

娜拉 （半晌）你爲什麼笑？

雷克 不，你自個兒在笑呀！

娜拉 不，雷克大夫笑的是你！

雷克 （站起）以前我還沒有了解你！

娜拉 今兒我好像有些瘋瘋癲癲的是嗎？

雷克 嗯，有一點兒。

娜拉 （把手放在雷克醫生的肩上）哦！雷克大夫，就是你死啦，陶浮跟我也忘不了你！

雷克 你們馬上會把我忘了的，我一走另外有人會來替代我——

娜拉 （着了急，瞧着他）你真以爲——

雷克 一個人有了新朋友，就會——

娜拉 誰有新朋友？

雷克 等我死了你跟陶浮都會有的。我想你自個兒已經早預備好了，昨兒晚上那位林登夫人到這兒來幹什麼？

娜拉 喔——你不是在妒忌奈絲蒂娜嗎？

雷克 是的，她在這屋子裏會做我的候補人，我一走，那個女人就——

娜拉 噓！小聲點兒，她就在那屋子裏。

雷克 你瞧！今兒格她又來啦！

娜拉 她不過是來替我縫衣服的！  
 能看我穿得多漂亮地跳舞，那時候你會知道什麼事我都是爲了你——  
 （從箱子取出許多東西）  
 雷克大夫，坐到這兒來！我給你看看點兒東西。  
 雷克大夫，好好地！明兒格你

雷克 （坐下）是什麼？

娜拉 瞧！你瞧這兒！

雷克 絲襪子。

娜拉 肉色的絲襪子，可愛嗎？  
 喔！這兒現在太黑啦！可是，到明兒——不，不，只準你看我的腳！  
 想其餘的也可以看了。  
 哦！好吧，我

雷克 唔——

娜拉 你爲什麼這末的瞧着？難道這些東西對我不合適嗎？

雷克 對於這方面我不能有正確的批評。

娜拉 （看了他一會）嘿！（把襪子輕輕地在他耳朵旁打了一下）拿去！

【娜拉把襪子捲好。】

雷克 有沒有旁的玩意兒給我看啦？

娜拉 不給你看啦，因爲你太不誠實。（她一邊哼着歌，一邊理着箱子裏的東西。）

雷克 （默場半響）我坐在這兒跟你聊天兒的時候，我正在想：要是我不認識你們的話，那末該成什麼樣子呢？

娜拉 （笑了笑）我相信咱們在一塊兒跟家裏人一樣。

雷克 （低聲地，望着前面。）現在不得不要分離了——

娜拉 不，胡說！你不要離開我們！

雷克 （同樣的聲調）我離開你們連一點可紀念的東西也沒有，以後人家不會再想起我，我一走

你家裏馬上有人會替代我。

娜拉 要是現在我問爲了——嘎不！

雷克 爲了什麼？

娜拉 爲了證明你對我們的友誼。

雷克 唔。

娜拉 不，我說是——爲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雷克 你真能使我這樣快活嗎？

娜拉 唉！你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雷克 那末你說罷！

娜拉 雷克大夫，我真的不能，這是一件重要不過的事，不但要你幫忙，而且要你出主意。

雷克 那好極啦！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可是你說呀！難道你連我也不信任嗎？

娜拉 不，我知道你是我最知己，最誠實的朋友。所以我要告訴你，雷克大夫，你得幫我的忙，去防止一

件可怕的事。你知道陶浮是怎麼樣的愛我，他願爲了我丟了他頂寶貴的生命。

雷克 (彎了身向着她) 娜拉，你以爲除了他以外就沒有旁的人——

娜拉 (一楞) 旁人？

雷克 他能爲了你犧牲他自個兒的生命！

娜拉 (憂傷地) 喔！

雷克 我曾起過誓！我必須在死以前使你<sup>知道</sup>這是一個好機會——是的，娜拉，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這件事，你也可以信任我啦！

娜拉（站起，單調而安靜地）請你讓我走！

雷克（讓了她，但他仍坐着）娜拉——

娜拉（站在門口）海蘭！把燈上啦！（回到爐旁）哦！雷克大夫，你實在太壞啦！

雷克跟旁人一樣的愛你，難道也不應該嗎？

娜拉不，可是你不該這樣告訴我，這實在是必要的——

雷克你這話什麼意思？你已經早知道——（海蘭帶燈上，把它放在桌上又下。）娜拉，陶浮夫人，對

我說，以前你可知道嗎？

娜拉這叫我怎麼能說呢？真的，我不能說雷克大夫，你原是個聰明人，怎麼現在會那末傻？

雷克不管什麼，你得知道我整個身體和靈魂都屬於你的啦！現在你說下去！

娜拉（瞧着他）說下去——現在？

雷克我要你說，你要的是什麼？

娜拉現在我不能對你說啦！

雷克好好！你不該像這樣子問我，讓我爲了你做一件男人能做的事！

娜拉現在你一點兒也不能爲我做什麼，再說，我真的不要人家幫忙。你會知道這不過是我的一種

幻想，是的一種幻想吧了！（在搖椅上坐下，對着他笑。）雷克大夫，你真是一個聰明人，現在燈已經亮了，你感到丟臉嗎？

雷克 不，不過我要走啦！永遠走啦！

娜拉 不，你不能！你應該和平日一樣，你得明白，陶浮沒有了你就不成！

雷克 我知道，可是你呢？

娜拉 哦！這你該知道，我沒有一刻不喜歡你到我家來。

雷克 這真使我糊塗了！你對我真像是一個謎兒，我常常感到你喜歡我跟喜歡陶浮一樣。

娜拉 對呀！你不明白有的人我心裏愛他，有的人我愛跟他聊天兒。

雷克 是的，這也不錯。

娜拉 在我沒結婚的時候我挺愛爸爸，可是我常常暗地裏到傭人的屋子裏去。一來，因為他們不會教訓我；二來，他們講的話是有趣不過的。

雷克 喔！我明白啦！我跟你小時候的傭人一樣。

娜拉 （跳起來，跑到雷克醫生身旁。）哦！雷克大夫，我不是那末說，不過你知道，陶浮倒跟我爸爸一

樣——

【海關上。】

海蘭 少奶奶。(給她看一名片，低聲地說着話。)

娜拉 (看名片) 啊！(把名片放進袋裏。)

雷克 出了什麼亂子嗎？

娜拉 不，一點也沒有。這不過是——是我的新衣服。

雷克 什麼？這不是嗎？

娜拉 喔！這一件是的。那是我另外定的一件。不過你別告訴陶浮。

雷克 喲，那個大秘密就是這個。

娜拉 對了！他在書房裏，請你進去吧，盡你的力量纏住他，不要放他出來。

雷克 你放心吧！我不會放他出來的。(走進陶浮的書房裏。)

娜拉 (對海蘭) 他不是等在廚房裏？

海蘭 是的，他是從後樓梯走上來的。

娜拉 你可曾對他說我沒有空。

海蘭 我對他說過，可是沒有用。

娜拉 他不走嗎？

海蘭 是的，太太。他要見到您以後才肯走呢！

娜拉 那末叫他輕輕的進來，海蘭，這件事你可別跟旁人講，要不然少爺知道了要嚇壞了的。

海蘭 是，少奶奶。我知道啦。（下）

娜拉 喔！可怕的事到底是免不了的不，不能這樣！永遠的不能這樣！

【她走到陶浮書房門前把門輕輕地關上，海蘭把通外廳的門開了，顧洛克上。他穿了件外套，長靴，呢帽，好像要出門旅行一樣。】

娜拉 說話小聲點兒，我丈夫在家。

顧洛克 唔，我不在乎。

娜拉 你來幹什麼的？

顧洛克 告訴你一點兒消息。

娜拉 快點說！是什麼？

顧洛克 你知道我已經接到了退職信。

娜拉 顧洛克先生！我爲了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可是沒有用，到底不能阻止這件事。

顧洛克 難道您丈夫這樣的瞧不起您？他既然知道您的一切在我手掌裏，他倒敢——

娜拉 你怎麼會想到我能告訴他呢？

顧洛克 我知道您沒有對他講過，像陶浮這樣的人是不會有這種勇氣的。



娜拉 顧洛克先生，請對我丈夫放尊重一點兒！

顧洛克 當然，我是該尊重他的。不過——您保守秘密竟這樣着急，我說，您現在總得比昨兒明白了，你做的是什麼事？

娜拉 我明白，比您講給我聽的更明白！

顧洛克 不錯，像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律師——

娜拉 你來做什麼？

顧洛克 陶浮夫人，不過是來拜望拜望您呀！我已經替你打算了一整天，像我雖然是個放債的，而且

還在小報上寫文章造謠，可是我還有——有一些所謂「良心」

娜拉 有「良心」？那麼就該想想我的小孩子。

顧洛克 你們可曾想到我的孩子嗎？這件事已經到了這種田地，我告訴您，您也甭把它看得太嚴重，

目前我還不至於把它公佈出來。

娜拉 不！當然我知道你不會公佈的。

顧洛克 好在咱們可以商量，把整個的事做得穩穩當當，平平安安的。除了咱們三個人沒有人會知

道這件事。

娜拉 千萬可不能給我丈夫知道。

顧洛克 這怎麼成呢？您能了清這筆錢嗎？

娜拉 不，現在不能。

顧洛克 這幾天裏面您能想法子弄錢嗎？

娜拉 我可以想辦法。

顧洛克 就是你現在有錢也沒有用啦！無論您給我多少錢我也不願意把借據還給您！

娜拉 告訴我，你留着它幹什麼？

顧洛克 我不過是要保留它，放在我那兒。外邊兒沒有什麼人會知道這件事，所以要是您有什麼大

胆的計劃——

娜拉 要是有了就怎麼樣呢？

顧洛克 要是您想離開你丈夫跟自己的孩子——

娜拉 要是我做了，又怎麼樣呢？

顧洛克 或者——也許，你想的事比這些更壞。

娜拉 您怎麼會知道的？

顧洛克 把這些計劃完全丟了吧！

娜拉 你怎麼知道我心裏有這種計劃呢？

顧洛克 大多數人首先總是想到這一點，我也是一樣，可是我沒有這種勇氣——

娜拉 (低聲得幾乎聽不見) 我也沒有……

顧洛克 (放了心) 沒有一個人會有的！您是不是也沒有嗎？

娜拉 不！我沒有！我沒有！

顧洛克 再說，這真是傻極了！家庭裏的風波就會平靜的——我有一封信要給您丈夫。

娜拉 把什麼事都告訴他？

顧洛克 盡我的力量不得罪您。

娜拉 (急慌地) 他不能看這封信！撕了它吧！我會想法子弄錢的！

顧洛克 對不起，陶浮夫人，我不是對您說過——

娜拉 哦！我不是說我欠你的那筆錢，你說吧！你要我丈夫多少錢，我一定給你！

顧洛克 一個子兒也不要。

娜拉 那末，你要的是什麼呢？

顧洛克 告訴您吧！我要的是恢復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我希望能夠高升，您丈夫該幫我的忙。前一年

半我挨過了旁人所不能忍耐的苦日子，我一點壞事也沒做，爲的就是我想一步步的爬上去，現在我又被人推下去啦！要是爲了面子關係而再進銀行是不能滿足我慾望的，我對您說，我要爬

上去，我一定要重新進銀行，而且要比以前的職位更高，您丈夫一定要替我想辦法一個職位——

娜拉 他絕對不會答應的！

顧洛克 他會答應的！我知道他——他不敢拒絕！要是我進去了以後，你瞧着吧！他輩少不了我，到那時候銀行的經理不是陶浮，而是顧洛克。

娜拉 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

顧洛克 也許您要——

娜拉 現在我可有勇氣啦！

顧洛克 哦！你別嚇我了！像您這樣一個有感情，嬌養慣的女人——

娜拉 你瞧着罷！你瞧着罷！

顧洛克 也許躲在冰底下藏到又冷又黑的水下面到了明年春天再出來的時候，是一個醜惡沒頭髮，什麼人也不認識的——

娜拉 你不能嚇倒我！

顧洛克 難道您真能做陶浮夫人，沒有人會做這種事的！做了以後有什麼好處呢？總而言之，你丈夫

在我口袋裏面！

娜拉 以後——要是我走了——

顧洛克 您倒忘了嗎？您的名譽就在我的手掌裏。（娜拉默默地站起來，直望着他。）好的！現在您已經預備好了。不要做傻事呀！到了陶浮收到我信的時候，我會來聽消息的。您要記得，這件事是您丈夫逼了我才這末做的！陶浮夫人，我永遠也不會饒了他，再見吧。（顧洛克由中廳下，娜拉奔到門口把門開了些，諦聽着。）

娜拉 他走啦！他沒把信放在信箱裏，不，那是不會的！（把門漸漸開大）什麼？他站住了！沒有下樓！他變了卦？——（一封信投入信箱中，聽到顧洛克下樓的脚步聲。娜拉苦惱地喊了一聲，半响。）哦！在信箱裏了！（輕輕地走到外廳門口）在裏面啦！陶浮，陶浮——現在咱們完啦！

【林登夫人自左門進，手中拿了衣裳。】

林登 現在已經都縫好了，咱們要不要試一試？

娜拉 （低而嗶聲地）奎絲蒂娜，你來！

林登 （把衣裳丟在沙發上）什麼事？瞧你這末怕人的樣子。

娜拉 到這兒來！你看見那封信嗎？——瞧那邊——信箱裏

林登 唔，我看見。

娜拉 那封信是顧洛克的——

林登 娜拉——借錢給你的，是不是顧洛克？

娜拉 不錯，現在陶浮什麼事都要知道啦！

林登 娜拉，你相信我的話，這是一件對於你們挺好不過的事。

娜拉 你還沒有完全知道呢！我曾偽造字跡——

林登 喲！什麼？

娜拉 奎絲蒂娜，現在你聽我說，你得替我證明！

林登 證明要我證明什麼？——

娜拉 要是我發了神經病——這是很容易的！

林登 娜拉！

娜拉 要是我有什麼事要發生——因此我自個兒不能在這兒。

林登 娜拉，娜拉！你真是瘋啦！

娜拉 你要明白，什麼人都會把罪名加到他一個人身上的——

林登 不錯，不過你怎麼能這樣想？——

娜拉 奎絲蒂娜，那時候你要證明那完全是不對的，我神經沒有錯亂，我現在跟平時一樣。你要記着，

那件事完全是我一個人做的，沒有旁人知道。

林登 我準記着，可是我並不明白你講的話。

娜拉 一件奇怪的事將要發生啦！你怎麼會明白呢？

林登 奇怪的事？

娜拉 對的，奇怪的事！——奎絲蒂娜，可又是很可怕的！我盼望它不要發生！

林登 我立刻到顧洛克那兒講去。

娜拉 不要去！沒有用的！

林登 前些時候他爲了我什麼事都肯做。

娜拉 他？

林登 他住在什麼地方？

娜拉 我怎麼知道呢？——哦！對了！（從袋裏拿出名片）這是他的名片，可是那封信，那封信！

陶浮 （在他房裏敲門叫喊）娜拉！

娜拉 （嚇唬得喊了起來）哦！什麼？你要什麼？

陶浮 （在房內）別害怕！我們不要進來，你把門關上就是啦！你是不是在試你的新衣服嗎？

娜拉 是的，一點也不錯，陶浮，好看極了！

林登 （讀名片）他的住所離這兒很近嗎？

娜拉 對的，可是現在沒用啦！那封信已經到了信箱裏面。

林登 鑰匙在你丈夫那兒嗎？

娜拉 唔，總是在他那兒。

林登 咱們教顧洛克假造幾個理由要還那封信，不給他看。

娜拉 可是陶浮每天在這時常常要——

林登 想法子纏住他，不給他走開，我一去馬上就回來。

〔林登夫人急下。〕

娜拉 （開了陶浮的房門朝裏望着）陶浮！

陶浮 好了！現在可以回到自個兒的屋子裏去啦！雷克大夫，來咱們來看看——（在門口）怎麼

樣？——

娜拉 什麼陶浮？

陶浮 雷克大夫叫我看一個有趣的玩意兒。

雷克 （在門口）我以爲是這樣，大概現在是弄錯了。

娜拉 不到明兒晚上沒有一個人能看到我的那套化裝跳舞衣。

陶浮 娜拉，看你好像很疲倦似的，是不是練習得太辛苦了？

娜拉 不，我還沒有練習呢！



陶浮 可是你必須要——

娜拉 哦，是的！我要，我要！可是——陶浮，沒你幫忙我是成不成的，什麼我都忘了。

陶浮 咱們馬上可以練熟的。

娜拉 對呀！陶浮，幫幫我吧！你應該答應我——哦！我真爲了它急死啦！在許多人的面前——這一個

晚上你得不離開我，一點事也不准你做，陶浮，答應我吧！

陶浮 我答應你，今兒晚上我做你一整夜的奴隸。你這個不可教藥的小東西呀！哦！想起來啦，首先我

得去——（走向外廳。）

娜拉 你到那兒去做什麼？

陶浮 看看有沒有信來。

娜拉 不，沒有！不要去陶浮！

陶浮 爲什麼？

娜拉 陶浮，請你不要去就是啦！那邊沒有信。

陶浮 我去看一看。

【他還未到外廳門口，娜拉就跑到鋼琴前彈起太倫泰拉曲的第一節。】

陶浮 （在門站住）啞！

娜拉 要是你不跟我在一塊兒練習的話，明兒我不跳舞了。

陶浮 (走向她) 娜拉，你真是這末害怕嗎？

娜拉 唔，怕極啦！讓我在沒吃晚飯前馬上就練習！陶浮，你坐下彈琴，彈的時候一方面指點我什麼地方跳錯了。

陶浮 要是你要這樣，我真快樂極啦！

【陶浮在琴前坐下，娜拉從箱子裏拿出一面小手鼓，抽了條帶彩色的圍巾，裹了它，走向舞台中央。】

娜拉 現在你彈琴吧！我要跳舞啦！

【陶浮彈琴，娜拉跳着，雷克醫生站在鋼琴旁，陶浮的身後，瞧着她跳舞。】

陶浮 (在他彈琴時) 慢一點兒，慢一點兒！

娜拉 除了這樣，我不能再慢了！

陶浮 娜拉，別這末樣劇烈！

娜拉 我祇能這樣呀！

陶浮 (停奏) 不，不！這樣跳不行呀！

娜拉 (笑着，打着手鼓) 我不是早跟你說過——

雷克 讓我來彈琴！

陶浮 (站起) 好的，那麼我才可以好好地去校正她啦！

【雷克醫生坐下彈琴，娜拉狂熱地舞着，陶浮站在爐旁常加以指點。但她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她的髮散披在肩上，但還是不覺得地跳着。林登夫人上，她站在門口迷惑地注視着娜拉。】

林登 哦——

娜拉 (舞着的時候) 奎絲蒂娜，咱們多快樂呀！

陶浮 怎麼？娜拉，你的跳舞好像是一件生死大事？

娜拉 對呀！

陶浮 雷克大夫，別彈了！這真是發瘋了！咱們停手！

【雷克醫生停止彈琴，娜拉也立刻不跳了。】

陶浮 (對娜拉) 我不相信你竟把我教你的東西都給忘啦！

娜拉 (把手鼓丟了) 真是這樣。

陶浮 你得重學起來才好！

娜拉 對啦！你得教我，一直教到演出的時候，陶浮，你能答應我嗎？

陶浮 那還用說？

娜拉 今兒晚上，明兒早上，除了我不准你想到什麼事。就是連一封信你也不能看，不要去看信箱！

陶浮 哦，你還是怕那個人——

娜拉 唔，是的，我怕——

陶浮 我從你臉上可以看到他準寄了封信給我。

娜拉 我不知道，也許是的。可是現在你甭做什麼事，這件事沒了以前咱們別談旁的！

雷克 （低聲地對陶浮）別反對她吧！

陶浮 （笑着對娜拉）你這個小孩子！讓你任性罷！可是明兒晚上跳舞會一過的時候——

娜拉 那時候你可以自由啦！

【海蘭自右門上。】

海蘭 少奶奶，晚飯預備好啦。

娜拉 海蘭，咱們要喝些香賓酒。

海蘭 是，少奶奶。（下）

陶浮 哦！這像請客啦！

娜拉 對了！咱們要喝到明兒早上。（喊叫着）海蘭，多拿些杏仁餅乾！多些！就是這一回！

陶浮 （握住她的手）來！來！來！別太胡鬧啦！跟以前一樣的做隻小百靈吧！

娜拉 好的，陶浮，到裏邊去吧。雷克大夫，你也去。奎絲蒂娜，請你把我的頭髮梳一下。

雷克 （一邊出去，一邊哼着。）我想大概沒有旁的事了——她要不要什麼？

陶浮 哦，一點也沒事啦。這不過是跟小孩子一樣的胡鬧。

（他們自右門下。）

娜拉 怎麼啦？

林登 他到城外去啦。

娜拉 你的神色已經早使我知道了。

林登 他要到明兒晚上才回家，我留了張條子給他。

娜拉 你也別那末做，什麼事聽其自然。再說等這種怪事發生也是怪有意思的。

林登 你等什麼事情發生？

娜拉 哦！你不會知道的，到裏邊去吧！我馬上就來。（林登夫人進飯廳，娜拉默默地站了半響，好像在鎮靜自己。）五點鐘，到半夜還有七個鐘點！到明兒半夜要二十四個鐘點！那時候跳舞會會完了，二十四加上七，整整的還有三十一個鐘點活命。

陶浮 （在門口）我的**小百靈**怎麼樣啦？

娜拉 （小鳥似的跑過去）**小百靈**在這兒呢！

## 第二幕

景

同前。桌子已移到中間，四邊是椅子。桌上放着一盞點着了的燈。過外廳的門敞開着，樓上正奏着跳舞的音樂。林登夫人拿了本書坐在桌旁，她無心讀書，彷彿是不能集中她的注意力似的，常常到外廳門旁望牆，傾聽着。

林登（看她的錶）時間快到了，還沒有來！不過要是他不曾——（繼續靜聽）哦！他來啦！走到外廳，小心地把外門打開，門外扶梯上有輕輕的脚步聲，她低聲說着）到裏面來！這兒沒有人。

顧洛克（在門口）我在家裏看見你給我一張紙條，是怎麼回事？

林登 我必須跟你談一談。

顧洛克 當真在這屋子裏？

林登 我不能跟你在住的地方見面，因為那邊進出不很方便，進來這兒一個人也沒有，傭人是睡着啦。陶浮跟娜拉在樓上跳舞。

顧洛克（走進來）哦，今兒晚上陶浮一家真的在跳舞？

林登 是的，爲什麼不呢？

顧洛克 不錯，爲什麼不？

林登 現在讓咱們談談吧！

顧洛克 咱們還有什麼話好談的？

林登 咱們要談的話多着呢！

顧洛克 我倒沒想到。

林登 因為你從來沒真正的了解過我。

顧洛克 還有什麼能了解的，這是世界上挺自然的事——一個沒良心的女人——有了對象就丟

了她的愛人。

林登 你真以為我沒有良心？你真的相信我做這事的時候不難過嗎？

顧洛克 你還難過？

林登 你真這末想嗎？

顧洛克 要是可真像你說的一樣，那麼當時你幹嗎要寫那封信給我？

林登 除了這以外我沒有更好的法子，我不得不跟你斷絕往來，我要打斷你對我的愛情，這是我的

責任。

顧洛克 （把自己的雙手握得緊緊地）原來是這樣子，總而言之——是爲了錢？

林登 你別忘了我有一個沒能力的母親跟兩個小弟弟，我們不能等你；那時你正也是困難極啦！

顧洛克 難道說在這情形下就有理由丟了我而找別人？

林登 我不知道，我常常問自個兒：是不是做得對的！

顧洛克 （較溫柔地）自從你丟了我以後，好像我站的地面也沉了下去，現在瞧我！我是像一個翻了船的人抓住了一塊破了的木板——

林登 馬上就會得救啦！

顧洛克 是要得救了，可是你擋住了我的路。

林登 倪爾，這我以前並不知道，到今兒我才明白我要在銀行裏的職位原來以前就是你的！

顧洛克 我相信你說的話，可是現在你知道啦，要不要讓給我。

林登 不，因為這對於你沒有好處。

顧洛克 哦，有好處，有好處！無論怎麼樣我要做下去！

林登 忍耐些吧！人生的經驗和艱難使我學會了忍耐。

顧洛克 人生的經驗教我不要相信花言巧語。

林登 你的話不錯，可是事實你得信任呀！

顧洛克 你說的是什麼？

林登 你說自己好像一個翻了船的人抓住了塊破了的木板。



顧洛克 我說這話有很多的理由。

林登 唔，我是一個翻了船的女人，抓住了塊破了的木板，沒有人要我悲傷，沒有人要我照顧！

顧洛克 這是你自個兒走的路！

林登 那時候除了這條路以外，沒有啦！

顧洛克 嚶，現在吶？

林登 倪爾，要是咱們倆能夠攜手起來，怎麼樣？

顧洛克 你說什麼？

林登 兩個人聯合起來，總比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好得多。

顧洛克 奎絲蒂娜！

林登 你以為我到這兒來爲的是誰？

顧洛克 你不是還想起我？

林登 我不能忍受一種沒有工作的人生，我整個的生命中，據我記憶力所及，完全是工作的，工作

是我頂大而唯一的快活。可是現在我在世界上，全祇是一個人——我的生命是空虛的，我覺得

太沒有意思啦！爲了自個兒而工作，是不會快活的，倪爾，想法子使我工作得有點兒目的吧！

顧洛克 我可不相信，這不過是女人們一種犧牲自己的浪漫觀念。

林登 你真發現我是浪漫嗎？

顧洛克 你真是——告訴我！你知道我的過去嗎？

林登 知道。

顧洛克 你知道許多人怎麼樣批評我嗎？

林登 你方才不是說，要是我跟你以後你決不會到這麼壞的田地？

顧洛克 不錯。

林登 現在是不是太遲啦？

顧洛克 奎絲蒂娜，我知道你做的是什麼，你會做的！我從你臉上可以看到你沒有勇氣？

林登 我需要照顧孩子，你的孩子需要一個母親。咱們倆誰都需要誰，倪爾，我明白你，爲了你我什麼都不怕！

顧洛克 (熱烈地握着她的手) 謝謝你！——謝謝你！——奎絲蒂娜！現在我要從新做一個人使旁

人也這樣的看得起我，哦，我忘了——

林登 (諦聽着) 噫！他們在跳太倫泰拉啦！你走吧！

顧洛克 怎麼回事？

林登 你聽見樓上跳舞嗎？他們馬上就要到這兒來的。

顧洛克 哦，真的。我要走啦。可是現在太遲啦！當然你沒有知道我對陶浮一家的攻擊。

林登 倪爾，我完全知道。

顧洛克 可是你還有勇氣去——

林登 明白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在失望的時候什麼都會做的。

顧洛克 要是我能打消這件事的話——

林登 你不能，現在你的信已經在信箱裏啦。

顧洛克 真的？

林登 嗯，可是——

顧洛克 （仔細地瞧着她）哦，現在我明白啦！你爲了救你的朋友什麼代價都肯付！你說——是不

是這個意思？

林登 倪爾，一個女人祇能爲別人犧牲一回，不能再第二次啦！

顧洛克 我會把我的信要回來的。

林登 不，不！

顧洛克 當然要把那封信拿回來，我要在這兒等陶浮來，我要叫他把這封信還我——這不過是一

封關於我退職的信——現在我不要他看了——

林登 不，倪爾，你千萬別把信要還來！

顧洛克 不過請你告訴我，你是不是爲了這件事才叫我到這兒來的？

林登 首先，我怕是有這個意思。不過，經過了一天以後，我在這屋子裏發現了以前沒想到的事情。陶浮應該知道這件事，這件令人不快樂的祕密應該馬上使它完結，他們倆得完全彼此了解，他們不能再這樣的過這些虛偽隱瞞的生活。

顧洛克 很好，要是你能負責去做的話，我總是盡力幫忙。

林登 (靜聽) 你趕快走吧！跳舞完啦！咱們在這兒不大方便。

顧洛克 我在街上等你。

林登 好的，你得送我回家。

顧洛克 我一生中沒有這樣快活過！

【顧洛克自外門下，通外廳的門開了。】

林登 (收拾屋子，把她的衣服檢起) 好大的變動！好大的變動！爲了一個人工作，使一個家庭快樂，我要誠誠懇懇地去工作！我希望快點來！(聽着) 哦！他們來啦！我得穿起自己的衣服。

【她把帽子和大衣穿上了，外邊聽到陶浮和娜拉的聲音。鑰匙在門上轉了一下，陶浮強力地拉着娜拉進來。她穿着意大利的服裝，裹了一條黑色的大圍巾。陶浮穿了夜禮服並穿着假面跳舞

## 會中所穿的服裝。

娜拉（在門口和她掙扎）不！不！我不要到裏邊去！我要到樓上去！我不高興停得那末早！

陶浮 不過——我的小孩子——

娜拉 喔！求求你陶浮，祇要再來——一個鐘點。

陶浮 娜拉，一分鐘也不能多！你知道我們怎麼規定來的！到裏邊來！默在這兒你要受涼的！

【他輕輕地拉着她進來，怕她反抗着。】

林登 你們好？

娜拉 奎絲蒂娜！

陶浮 什麼！林登夫人！這末晚你還在這兒？

林登 是的，對不起，我要看看娜拉的舞裝。

娜拉 你坐在這兒等了我好久了嗎？

林登 是的，不巧得很，我來得太遲啦！你早上了樓，我又不能不見到你，你就跑回家。

陶浮 （把娜拉的圍巾抽下）瞧她！我說她真夠瞧的！林登夫人，她美嗎？

林登 是的，她真美極啦！

陶浮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她是美極啦！可是她也是個挺會胡鬧的小東西，用什麼法子才能對付她？

就說方才我化了多大的氣力才把她請到樓下。

娜拉 哦，陶浮，假如你不再要我跳半點鐘，有一天準保會後悔的！

陶浮 你聽見嗎？林登夫人，她跳那太倫泰拉真得到極大的成功。當然嚴格講起來，有些小地方不怎

麼好，可是主要的這次她得到了成功，一個極大的成功！你想我怎麼能再讓她留在那兒，減低人家對她的好印象呢？實在不能！我帶了我的可愛的小美人——我的任性的小婦人——我說像小說裏寫的一樣，她挽着我的手向四圍望了一下，行了一個禮，這可愛的人兒就不見啦！這是頂有力量的下場。可是，林登夫人，娜拉不懂這個訣兒。哦！這兒真熱！他脫下了跳舞衣，放在椅上，於是開了門進房去。什麼？這兒沒有燈？哦！對不起，少陪了。進去點上燈。）

娜拉 （喘息地低聲地）怎麼樣？

林登 （低聲）我已經跟他說過啦。

娜拉 唔——

林登 娜拉——你得把什麼事都告訴你丈夫。

娜拉 （幾乎無聲地）我知道！

林登 對於顧洛克你一點也甯怕，不過你要老實告訴你丈夫。

娜拉 我不能告訴他！

林登 那麼那封信會告訴你丈夫的。

娜拉 謝謝你，奎絲蒂娜，現在我明白該怎麼樣做啦！別聲響！

陶浮 （進來）林登夫人，你佩服她嗎？

林登 唔，是的，現在我要走啦。

陶浮 什麼？要走？這絨線是你的嗎？

林登 （接絨線）謝謝你，是的，我真快把它忘了。

陶浮 那末，你是常編結的？

林登 不錯。

陶浮 你知道，你該繡花呀！

林登 真的爲什麼？

陶浮 因爲繡花好看，現在瞧着你左手拿了刺繡品，右手拿了針，像這樣的繡來繡去很方便，你說是嗎？

林登 是的，我想不錯。

陶浮 編結總是很難看的，瞧這兒！你的兩手碰在一起，結針上上下下的——這好像中國人一樣——他們給我喝了很好的香賓酒。

林登 好的，再見吧！娜拉，別再任性了！

陶浮 林登夫人，這才對了！

林登 再見，陶浮先生。

陶浮 （送林登夫人到門口。）再見，再見。我希望你能平安的到家，我真想送你，可是你家離這兒不

遠。再見吧！再見！（林登夫人下，陶浮把門關上回進來。）喔，咱們到底打發她走啦！這個女人真惹

人厭！

娜拉 陶浮，你是不是很累嗎？

陶浮 不，一點兒也不累。

娜拉 也不想睡？

陶浮 不，我感到特別有生氣。可是你呢？看你的樣子像是很疲倦和要睡似的。

娜拉 噢，很疲倦，我想現在馬上就睡了。

陶浮 你瞧！我不要你再耽擱在那兒，不是挺對的嗎？

娜拉 哦，你做的事總是對的。

陶浮 （親她的額角）現在我的百靈鳥說的話才像樣了！你可看見雷克大夫今兒晚上他多快活？

娜拉 是嗎？我沒有機會跟他談天。



陶浮 我也是一樣，可是我好久沒看見他這樣的高興過。（瞧着娜拉，一會後走近她。）回到咱們自己屋子裏，咱們倆靜靜的在一塊兒，這真是妙不可言。哦，你這個可愛的小東西！

娜拉 陶浮，別這麼樣瞧着我。

陶浮 我不該看我親愛的小寶貝嗎？這些可愛都是我的！完全是我的！是我獨有的！

娜拉 （走到桌子的另一邊）今兒晚上你不該對我說這些話！

陶浮 （隨着她）我看你還帶着太倫泰拉的血統——所以你更迷人啦！聽着！現在旁的人也走啦！（更溫柔地）娜拉，屋子裏馬上沒有人啦！

娜拉 我希望這樣。

陶浮 是的呀！娜拉，你也是這麼想？當咱們倆在許多生人的面前，你知道爲什麼我跟你談得很少，難得你很遠？難得偷偷地瞅你一下，你知道爲什麼這麼做？因爲我是好像把咱們的爱情看做祕密似的，你是祕密的跟我訂了婚一樣，沒有一個人能猜到咱們有密切的關係。

娜拉 是的，是的！我很知道你的想頭完全是跟我的一樣。

陶浮 當咱們要回來的時候兒我把圍巾披在你那光滑而又溫柔的肩頭上，披在你那個動人的頸兒上，我想像你是我的新娘，咱們倆剛行了結婚禮，頭一次我帶了你到家裏來，第一次跟你這個怕羞的小孩子在一塊兒，一個人也沒有！今兒晚上我渴望着你！想着你，當看到你在那揮舞的時候，

我的血沸了！——我不能再忍受了！所以這麼早我帶了你回家。

娜拉 陶浮，走開！離開我！我不要聽這些話！

陶浮 你這話什麼意思？哦，我知道你在試我。別這麼樣的——這麼樣的！難道我不是你的丈夫？

【外邊有敲門聲。】

娜拉 （一怔）你聽見了沒有？

陶浮 （走到外廳中）外邊是誰？

雷克 （在外面）我，我現在可以進來嗎？

陶浮 （低聲而厭惡地）哦，他來做什麼？（大聲地）等一等！把門開了！進來！謝謝你來看我們。

雷克 我走過這兒的時候聽到你說話的聲音，所以我來看看你們。（向四圍看了一下）哦，這個可

愛的屋子你們倆在這兒多舒服！

陶浮 你在樓上不也是很快活嗎？

雷克 不錯，爲什麼不快活呢？人生在這世界上爲什麼不能享受每一件事？有什麼化什麼，能活一天

就是一天。今兒的酒可真不錯！——

陶浮 尤其是香賓酒。

雷克 你也覺得嗎？我真不知道自個兒會喝得那末多！

娜拉 陶浮，今兒晚上也喝了許多香賓酒。

雷克 你也是跟我一樣？

娜拉 不錯，他喝了酒以後總是像現在那樣的很高興。

雷克 唔，一個人忙了一天爲什麼不能狂飲一層呢？

陶浮 忙了一天對的！我可不能那末說。

雷克 （拍拍陶浮的肩頭）可是我能，你知道。

娜拉 雷克大夫，我想你準是在注力於一種科學上的研究是嗎？

雷克 一點也不錯。

陶浮 喲！小娜拉也談起關於科學研究啦！

娜拉 容許我祝賀你成功嗎？

雷克 當然能。

娜拉 那末研究得很成功嗎？

雷克 真好極啦！對於大夫跟病人都一樣好——確確實實的！

娜拉 （連忙追問）確確實實？

雷克 絕對確切，這樣難道我還不可以享受快活嗎？

娜拉 雷克大夫，是的，可以！

陶浮 我也是那末說，不過我希望你明天不會因為享樂太過份而出毛病吧！

雷克 哦，在人生中的一個人不付代價怎麼能得到快活？

娜拉 雷克大夫，你是不是很喜欢化裝跳舞？

雷克 是的，祇要那兒有許多可笑的假面人。

娜拉 告訴我，下一次化裝跳舞會我們兩人扮什麼角兒？

陶浮 小孩子，已經想着下一次啦！

雷克 我們兩人我告訴你，你得扮一個仙女。

陶浮 很好，可是該穿什麼衣服呢？

雷克 讓她穿平常的衣服就行啦。

陶浮 妙極啦！不過你可知道你自個兒扮什麼呢？

雷克 是的，我的好朋友，我的主意早打定啦！

陶浮 噫？

雷克 到了下一次化裝跳舞會我扮一個隱身人。

陶浮 多妙的玩意兒！

雷克 我帶了一頂大黑帽，你聽見過嗎，有一種黑帽子帶上了，別人就會看不見他。

陶浮 （忍着笑）嚶，不錯。

雷克 我可忘了到這兒來幹什麼的陶浮，請你給我一支哈佛納絲的雪茄。

陶浮 好好。（把煙給雷克醫生）

雷克 （拿了一支雪茄割去了頭）謝謝。

娜拉 （點了洋火）讓我來給你點火。

雷克 謝謝你！（她拿了火柴，雷克醫生點着煙。）現在我要走啦！

陶浮 再見，再見。我的老朋友。

娜拉 雷克大夫，祝你快樂地安睡！

雷克 多謝你的好意。

娜拉 你也該來祝賀我！

雷克 你好，你要我說——祝你快樂地安睡；同時還要謝謝你替我點了火。

【他向他們點了點頭下。】

陶浮 （低聲地）他喝酒喝得太多啦！

娜拉 （心不在焉）唔，也許吧！

【陶浮從袋裏拿出一串鑰匙走進外廳。】

娜拉 陶浮，你到那兒去幹什麼？

陶浮 把信箱出清一下，這裏面太滿啦！明兒早晨連報也放不下啦！

娜拉 今兒晚上你不工作了嗎？

陶浮 你早知道我不高興工作啦。什麼？誰弄過了我的鎖？

娜拉 鎖？

陶浮 是的，有人弄過。這是什麼道理？我沒想到那老媽子——這兒有一根壞了的頭針，娜拉，這是你的！

娜拉 （急切地）那準是小孩子們——

陶浮 你應該不許使他們做這種事，哼！好啦！到底我把它開啦。（把信拿出來，向廚房那邊喊道：）海蘭，海蘭！把外邊兒的燈熄啦！（他手拿了信回來，把通外廳的門關上。）瞧！這末多的信！（把信翻過來）怎麼這是什麼？

娜拉 （在窗戶旁）那封信哦！別看！別看！陶浮。

陶浮 是雷克大夫的兩張名片。

娜拉 雷克大夫的？

陶浮 (看着)「雷克大夫」他一定在出去的時候放下的，因為兩張名片在上面。

娜拉 上面還寫着什麼呢？

陶浮 在他的名字上有一個黑十字，瞧這兒！一個多可怕的預兆，這好像是在替自個兒報死訊！

娜拉 他正是這樣。

陶浮 什麼？你知道這件事嗎？他跟你講過？

娜拉 唔，他曾跟我說過，當那名片來的時候，他就要離開咱們啦，就要死啦！

陶浮 可憐！當然我知道咱們不能希望他活得長，不過那末快——那末的躲起來像一隻受了傷的

野獸——

娜拉 要是人真要死啦，還是少說些話好！陶浮，你也是這麼想嗎？

陶浮 (在室內踱着步)他在咱們的生活裏佔着多重要的地位！我不能相信他真是死啦！他的苦惱，他的寂寞，跟咱們的快樂生活好像是太陽和烏雲一樣。唔，也許他以爲這是挺好的！(突然站停)娜拉，對於咱們也不壞呀！現在咱們倆可以更親熱啦！(熱烈地擁抱着她)我的小親親，我覺得好像我不能夠緊緊地抱着你，你可知道，娜拉，我常常盼望你遇到一些危險，那麼我能冒險把我肉體和靈魂，一切的一切爲了你，爲了你而犧牲！

娜拉 (用力推開他，堅決地)陶浮，現在你該看你的信啦。

陶浮 不！不！今兒晚上不看啦！我要跟你在一塊兒，親愛的！

娜拉 難道不想你的將要死的朋友嗎？

陶浮 你的話對極啦！這件事對於咱們倆都是一種打擊，使咱們感到不痛快。想到死亡，想到腐敗，咱們該把這些事忘了才好。現在咱們倆得到自己的屋子裏去吧！

娜拉 （雙手抱着他的頭頸）陶浮，明兒見，明兒見吧！

陶浮 （吻着她的前額）明兒見，我的小鳥兒。娜拉，祝你好好地睡覺吧！現在我要去看我的信啦。

〔他走到自己屋子裏把門帶上。〕

娜拉 （張大了眼思索着，直盯着陶浮的跳舞衣，然後把它披在自己身上，帶着低聲，迅速，不和諧而傷心地說。）再也不能見他啦！永遠的，永遠的！（把她的圍巾裹在頭上）再也不能見到我的孩子啦！——再也不能永遠，永遠的不能啦！哦——黑的，冰冷的水哩！深深無底的——要是這件事能過去！他現在看見了那封信——現在正在唸那封信，再見吧！陶浮，我的小孩子！（她正在想向外廳跑下的時候，陶浮上，手中拿了一封已拆開的信。）

陶浮 娜拉！

娜拉 （叫喊起來）喔——

陶浮 這是什麼？你知道這是什麼信？



娜拉 噫，我知道！讓我走！讓我出去！

陶浮 （拉她回來）你到什麼地方去？

娜拉 （掙扎着）陶浮，你不該救我！

陶浮 （退了一步）真的？他說的是真的？不，這不會是真的！

娜拉 這是真的！我愛你勝過世界上的一切。

陶浮 哦！別這麼愚笨的推諉吧！

娜拉 （走近她一步）陶浮——

陶浮 不要臉的女人！你做了什麼事？

娜拉 讓我走！——你別救我！我犯的罪不要你擔當的！

陶浮 我不要再看這種哭哭啼啼的樣子！（把門鎖上）你得留在這兒，給我一個解釋，你可知道你做

的是什麼事？說呀！你知道嗎？

娜拉 （注視他，冷冷地。）我知道，現在我已經完全知道啦！

陶浮 （在屋內徘徊着）喔！一個多可怕的夢醒啦！整整的八年——她是使我頂驕傲也是頂可疼

的人——原來是一個假仁假義的騙子手——下流，下流得像是禽獸！丟臉的事！醜死啦！醜死啦！

〔娜拉沉默地勝着他。〕

陶浮 這種事我早就該知道！所有你父親的欺詐行爲——不准開口——我說你承襲了你父親的不誠實的行爲，沒有宗教！沒有道德！不負責任！這是我幫助他的報應？我爲了你才這樣做的，現在你竟這樣的來報答我！

娜拉 唔，像這個像子。

陶浮 你破壞了我所有的快樂，你毀了我的前途。喔！想起來也真可怕！我現在受到一個流氓的支配，隨他高興對我做什麼，他要什麼我祇能依從他。這種不幸完全是你這個放肆的女人害了我的！

娜拉 當我走啦，你就自由啦！

陶浮 哦！請別講動聽的話吧！你父親也愛把好話說在頭裏。你走——像你所說的——對我有什麼好處？——一點兒也沒有——他可以到處宣傳，好像他現在做的一樣。人家會猜我跟你狼狽爲奸，也許以爲這件事完全是由我主使你去做的。這一切我得謝謝你——咱們結婚以後我對你祇有寵愛，現在你可明白對我做的是什麼事？

娜拉 （冷靜地）我知道。

陶浮 這是不可能的！我真不明白！不過咱們得解釋一下才好！把圍巾脫下來！我叫你脫下來！我該想法子跟他商量——無論如何要保守這祕密，化什麼代價都可以。至於我們，我們要像平常一樣

的生活下去。這不過是爲了社會上的面子，你當然依舊住在這兒。小孩子不能再讓你教管啦。我不敢把他們託付給你——喔，對一個我曾經深深愛過的人說這些話，現在我還愛她——不這完全已經過去啦！在這個時候可不是快樂不快樂的問題，這完全是爲了補救我們的毀滅，損害，面子（鈴聲響，陶浮一怔。）這是什麼？這麼夜晚的！不會壞事已經——他會——娜拉，到裏邊去！說你病啦！（娜拉靜靜地站着，陶浮跑去開門。）

【女僕披了衣服在門口。】

海蘭 少奶奶，您有一封信。

陶浮 給我（拿了信把門關上）是的是他寄來的！你別拿！我要看看那封信！

娜拉 噫，唸呀！

陶浮 （站在燈光下）我真沒勇氣唸這封信！這封信敢情會把我們都毀了的！不，我得知道！（拆信，他看了幾行又瞧見信中夾着的一張紙，欣欣地喊叫起來。）娜拉（她憨呆地瞧着他）娜拉，不我該再看一遍——對呀！這完全是真的！我得救啦！娜拉，我得救啦！

娜拉 那末，我呢？

陶浮 你當然也得救啦！咱們倆都得救啦！都得救啦！你跟我！你瞧！他把借據還給你啦！他說他感到很慚愧——他還說他碰到一件可慶祝的事——他說什麼也不管啦！娜拉，咱們沒事啦！沒有一個

人能損害你。哦！娜拉，娜拉——噫，首先我應該把這個惹人厭的東西撕了！讓我看——（看着借據）不，我不要看！這整個兒的對我好像一場惡夢（撕了借據和信，把它們扔在火爐裏，望着它們燒了。）完啦！哦，娜拉，三天以來你可受驚啦！

娜拉 上三天我真是難過極啦。

陶浮 你在煩惱的時候，準想不出旁的好法子，不過——哦！咱們別談那些怕人的話了！咱們要高高興興的說——這是過去啦！完全過去啦！娜拉，你聽見了沒有？你像是不怎麼明白似的，完全沒事啦！幹嗎你還不快活？哦！我可憐的娜拉，我明白你還不能相信我會饒恕你。娜拉，我對天發誓我已經完全諒解你啦！我明白你是爲了愛我才這樣做的。

娜拉 這是對的。

陶浮 你愛我真像每一個妻子應該愛她的丈夫，這是一種真理。不過，你用錯了方法，可是你能相信因爲你錯了一些，我就會不愛你嗎？不會的！跟了我，我會指點你，保護你，要是你這個無邪的女孩子還不能使我痛心愛上，那我就不是個男子漢啦。方才我對你說的話千萬忘了它，這不過是我想到那可怕將來的時候太氣忿啦！免不了說幾句野話，娜拉，我已經饒了你——我發咒我已饒了你。

娜拉 謝謝你！（自右門下。）

陶浮 別走！（向裏邊望）你出去幹什麼？

娜拉 （在裏面）脫掉我的傀儡衣服。

陶浮 （在門口）嗯，娜拉，去脫吧！我的會唱歌的小鳥兒，安心一點兒，別怕！靜靜地，什麼事都有我！

（在門旁踱來踱去）哦，娜拉，咱們的家是多可愛多舒坦呵！這是你的安樂窩，在這兒我能保護你，跟保護一隻被老鷹擒住過而飛逃了的小鴿子一樣。娜拉，相信我的話，很快很快的，我會使你受吓的心平安，到了明兒格什麼事都會跟以前一樣。我也再不用不着說：我饒恕了你，你也當然知道我的話不是假的。我怎麼能忍心的趕你出去？我是連埋怨你也捨不得呀！哦，娜拉，你不知道男人真正的心腸。一個男人要是能饒恕了她的妻子，真是從心底裏誠懇的饒恕了他的妻子，這是一種形容不出的快活，一種無上的安慰。他的妻子更進一層的是他的專有品啦，他妻子也好像復活了她的生命，那時候她不但是他的妻子，而且還是他的孩子。我的小小乖乖，這也是你以後應該這末待我的。娜拉，什麼事也別着急，祇要真心坦白的待我，我會把什麼都給你的。

【娜拉上，換了家常服裝。】

陶浮 怎麼？這是什麼還不去睡？你換了衣服？

娜拉 嗯，陶浮，現在我已經改了裝啦！

陶浮 可是，爲什麼現在——這麼遲？

娜拉 今兒晚上我不想睡啦！

陶浮 不過，娜拉——

娜拉 （看她的錶）現在還不怎麼遲，陶浮，坐下來！咱們倆有好些話要談呢！（坐在桌子的一旁。）

陶浮 娜拉，這是什麼意思？你的冷靜而怕人的臉。

娜拉 坐下！我要跟你講的話很多，要好久才能說完呢！

陶浮 （在桌子另一旁坐下）你嚇我啦！我不明白你。

娜拉 嗯，不明白我。你不明白我，我也沒明白你——直到今兒晚上，聽我說！你別打岔！陶浮，咱們得最

後來一下清算。

陶浮 你這話怎麼講？

娜拉 （沉默半響）咱們現在坐在這兒對你有什麼感覺嗎？

陶浮 對我有什麼感覺？

娜拉 咱們結婚已經八年啦！你記得嗎？咱們倆，我跟你，一個丈夫跟他的妻子，這是第一次在一塊兒

說正經話。

陶浮 正經話？你說的正經話是什麼？

娜拉 在這八年裏，也許還不止——打咱們頭一次認識——咱們從沒有說過一句正經話，也沒有

談到過一件正經事。

陶浮 是不是要我什麼事都來麻煩你？你是不能忍受的。

娜拉 我不是說麻煩，我說的是什麼事咱們從來沒有好好地做過。

陶浮 怎麼？我的娜拉，你好好地做了有什麼用呢？

娜拉 真像你說的那樣，你從沒有了解過我。我對於自己真是太不公平啦！陶浮，首先我是吃了爹的

虧，後來受了你的害。

陶浮 什麼給你爹跟我？——給我們倆——我們是世界上頂愛你的人。

娜拉 （搖搖頭）你沒有愛過我，你的愛我不過是開玩笑吧了！

陶浮 怎麼？娜拉，你說的是什麼話？

娜拉 陶浮，這的確是這樣，當我沒結婚以前跟我爸爸在一塊兒的時候，他說什麼我也說什麼。要是

我跟他的意見不同，我也不對他說，因為他不喜歡。他常常叫我是他的小洋娃娃，他把我當做玩具一樣玩耍，跟我玩木頭人一樣。以後，我到了你家——

陶浮 你對於咱們的結婚是這樣解釋！

娜拉 （安靜地）我說，我是從我父親那兒換到你這兒。你做什麼事都依附你，自個兒的愛好我就

照你一樣，你做什麼我也做什麼，或者假裝着——我不明白是跟你一樣，或者是假裝着的。我現

在回想起來，我活着好像是個要飯的，討到了手就吃啦。可是你要我這末做的！你跟爸爸害了我，可真不小！這是你的罪惡，浪費了我一輩子！

陶浮 怎麼？娜拉，你多不講理！多沒有情義！你在這兒難道不快活嗎？

娜拉 嗯，不快活！我以為很快活，實際上並不如此。

陶浮 不——不快活？

娜拉 嗯，這不過是高興吧了。你對我倒是很客氣的，可是咱們的家什麼也不像，祇像一個戲院子。在這兒我是你的玩偶夫人，正像在家裏時我是爸爸的小洋娃娃，至於孩子們，他們又是我的玩具。我想你玩着我準是很有趣的，真像我玩着小孩子一樣的有趣。陶浮，這就是咱們的結婚。

陶浮 雖然你講的話有些地方是太過份了一點，却有一部份的真理。可是以後我就不同啦！玩的時候過啦，現在是教育的時候啦。

娜拉 誰的教育？我的還是孩子們的？

陶浮 娜拉，是你的，也是孩子們的。

娜拉 陶浮，你不能教育我成功你的好妻子。

陶浮 這是你說的？

娜拉 至於我——我能適合教育孩子嗎？



陶浮 娜拉！

娜拉 方才你自個兒還不是說過，你不能把小孩子託付給我嗎？

陶浮 這是一時的氣話呀！你爲什麼老忘不了呢？

娜拉 不，你對極啦！對於這件事我實在不適合，首先我得做的事是——我應該教育我自己。像你這種人對於我沒有什麼幫助，我必須用自個兒的力量去做！這是我所以要離開你的原因。

陶浮 （跳起來）什麼——你說的是——

娜拉 我得一個人去了解我自個兒跟我的環境，所以我不能跟你在一塊兒。

陶浮 娜拉，娜拉！

娜拉 我馬上就要走啦！今兒晚上——奎絲蒂娜總肯留我住的——

陶浮 你瘋啦！我可不能答應你！不准你走！

娜拉 現在你要禁止也沒有用啦！我要把我自己的東西拿走！無論現在或者將來你的東西我一件也不要！

陶浮 這麼瘋！

娜拉 明兒我要回家啦！

陶浮 家？

娜拉 我說的是自個兒的家，在那邊要找一個事比較容易。

陶浮 喔！像你這末毫無經驗——

娜拉 陶浮，我得想法子學經驗呀！

陶浮 丟了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沒考慮到社會上會怎麼的批評你嗎？

娜拉 對於這件事我是顧不到啦！我不過知道我應該這樣做！

陶浮 這真太沒理由啦！你能這末的扔了你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 你說什麼是我的神聖責任？

陶浮 你問我這個嗎？這是你對你丈夫跟對孩子的責任。

娜拉 我還有同樣重要的責任。

陶浮 沒有的話！你說的是什麼責任？

娜拉 我對我自個兒的責任。

陶浮 頂重要的你是一個妻子，是一個母親。

娜拉 我現在不再相信那種話啦！我想頂重要的我是一個人，正跟你一樣——或者至少我要試試

去做一個人。陶浮，我知道有許多人跟你說的一樣，就是書本上也是這末說，可是從今天起我對於許多人說的，書本上寫的，可有點兒不大相信啦。對於什麼事我總要自己想一想，去了解它們。

陶浮 你難道不明白你自己在你家裏的地位嗎？對於這件事你難道沒有可靠的指導者嗎？你有沒有宗教？

娜拉 喔！陶浮，說真的我不知道宗教是什麼東西？

陶浮 你說什麼？

娜拉 除了我洗禮時候牧師說的話以外，我什麼也不知道。他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當我離開了這兒，我也要仔細的想一想——我會明白他的話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無論怎麼樣，到底對我是不是有價值？

陶浮 哦！我從沒有聽見像你這末樣的女孩子會講這些話！要是宗教約束不了你，讓我來問問你的良心——因為我想你大概有些道德觀念吧？或者你回答我也許沒有良心。

娜拉 嗯，陶浮，這很不容易說，我真不知道，這件事真使我糊塗，我祇知道自己的意見跟你不同。我聽說現在的法律跟我想的也不同，可是我不能相信他們是對的。這裏面說一個女人沒有權力救她將死的父親，也不能救她丈夫的生命，我不相信那個！

陶浮 你講的話真像一個小孩子，你不明白你住在的社會是什麼？

娜拉 是的，我不明白！可是現在我正要學，我要看到底錯的是我還是社會？

陶浮 娜拉，你像是害病啦！發了燒，我可以說你是在發神經病。

娜拉 我從沒有覺得像有今兒晚上那麼清明，那麼明白。

陶浮 難道丟了你丈夫跟孩子也可以說是清明，也可以說明白嗎？

娜拉 對呀！不錯。

陶浮 那麼這祇有一個解釋。

娜拉 什麼？

陶浮 你再也不愛我啦？

娜拉 嚶，真是這麼樣。

陶浮 娜拉，你真能這樣說？

娜拉 哦，我覺得很抱歉，陶浮，因為你一向待我不錯，可是我不能不這麼說，我真是不再愛你啦！

陶浮 （極力鎮靜着）這一點也可以說是明白嗎？

娜拉 嘿，對呀！這就是我所以不能默在這兒的原因。

陶浮 你能告訴我你不愛我的原因嗎？

娜拉 嘿，我能！今兒晚上在這件事沒有發生以前，我知道你不是我理想中的男人。

陶浮 請你說得更明白些！我不懂！

娜拉 我已經忍耐了整整的有八年啦！當然我很明白，這種怪事不是天天可以發生的。這件事打整

我很厲害，我自信是對的。對我自己說：「這件事總要來的！」當顧洛克的信在信箱裏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像到你會答應他的條件，我想你一定會對他說：「把這件事公佈於社會吧！」這做了以後——

陶浮 噯，做了以後呢？——當我把我妻子的臉丟了以後又怎麼了？

娜拉 這樣以後，我確信你會把什麼都放在你的肩上說：「我是罪人！」

陶浮 娜拉——

娜拉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肯使你擔當這些的犧牲，不錯，我是不肯的。可是我說的話那有你的使人家相信呢？這件使我又怕又希望來的怪事，我想阻止它發生，於是我想自殺。

陶浮 爲了你，我能快樂地整天工作。娜拉，爲了你我能忍受一切的痛苦。可是沒有一個男人肯爲了他的愛人而犧牲了名譽。

娜拉 成千萬的女人爲了男人把自己的名譽犧牲啦！

陶浮 哦！你說的話，想的事，都跟一個小孩子一樣！

娜拉 真像一個孩子，可是你想的事，說的話都不像我理想中的男人。當這件事的波浪過去後——你不過是爲了你自個兒才害怕，並不是爲了我——到末了沒有了問題，你好像又是什麼事沒發生似的，跟以前一樣，我依舊是你的小百靈，你的玩偶。你將來還要加倍的愛我，因爲我太沒

有用啦！（站起）陶浮，在這時候我忽然明白，八年來跟我住在一塊的不過是一個陌生人，替一個陌生人生了三個孩子，喔！我不能再想下去——我恨不能毀了我自己！

陶浮（憂鬱地）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們倆中間已經被一條無底的深淵相隔開了。不過，娜拉，難道這永遠不能填滿嗎？

娜拉 現在我，我不是你的妻子啦！

陶浮 我可以從新做一個人。

娜拉 也許能吧！——當你的傀儡別離你以後。

陶浮 別離——跟你別離，不，娜拉，不能！我不了解。

娜拉（走進右屋）不了解！這更是一個要分離的理由。

【她出來時拿了出門用的衣服和小旅行袋放在椅上。】

陶浮 娜拉，現在不能等到明天。

娜拉（穿上外套）我不能在一個陌生人的屋子裏過夜。

陶浮 難道咱們不能像哥哥妹妹一樣的住在一塊兒？

娜拉 你知道這是不會長久的。再見吧！陶浮，我也不去看小孩子啦！我知道他們有更適當的人照

顧他們，像我現在那樣對於他們也沒有用。

陶浮 可是也許有一天，也許將來——

娜拉 這我怎麼能說呢？我自個兒也不知道我將來成什麼樣子？

陶浮 不過無論怎麼樣說你總是我的妻子。

娜拉 聽着！陶浮，當一個妻子像我那樣離了她丈夫，我聽說在法律上她丈夫對她應該付以完全的自由。無論如何，我要把你對我的責任取消，咱們兩人從今以後各不相干，雙方都完全自由。拿去！這，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給我！

陶浮 這也要？

娜拉 不錯。

陶浮 拿去吧！

娜拉 很好，現在什麼都了啦！這是你的鑰匙，傭人知道這屋子裏每一件事比我仔細得多。明兒我走了以後，奎絲蒂娜會來代我拿我的東西，她會送到我那兒的。

陶浮 完啦！什麼都完啦！你以後再會想念我嗎？

娜拉 哦，我會常常想念你，想念孩子，想念這所屋子！

陶浮 容許我寫信給你嗎？娜拉。

娜拉 不，不要，你不要寫！

陶浮 可是，我得給你——

娜拉 一點也不要。

陶浮 要是你有什麼需要，我準會幫你的忙。

娜拉 我說不要！我不要一個陌生人的東西。

陶浮 娜拉，難道我對於你永遠祇不過是一個陌生人嗎？

娜拉 （提了她的旅行袋）哦，陶浮直到「奇蹟中的奇蹟」發生了以後。

陶浮 什麼是「奇蹟中的奇蹟」呢？

娜拉 咱們都需要改變！——哦，陶浮，我不相信有這種怪事啦！

陶浮 可是我相信咱們應該改變！——

娜拉 改變到咱們有共有的精神，這才可以說是結婚。再見吧！

【娜拉下。】

陶浮 （倒在門旁的椅子上，雙手蒙住了臉。）娜拉，娜拉！（他向四周望了，下站了起來）完啦！她走

啦！（忽然帶着希望的語氣）「奇蹟中的奇蹟」——

【樓下聽到一聲響亮的關門聲。】



## 後記

我愛孩子，主要是因為孩子有一片純真的心地，即使他們有時候犯了重大的錯誤也是可原諒的。「他們是被蒙蔽了，」我時常這樣想，但是同樣我也堅信，他們並不是永遠能被欺的，到有一天他們會突然明白過來，當他們一明白的時候，就會立刻奮往直前，去追求真理。

尤可寶貴的是那些大孩子，就是說年歲大了而依舊有孩子的天真，在易卜生的玩偶夫人一劇裏的娜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所以她突然明白自己做了丈夫八年傀儡的時候，她會很堅決地扔了那件醜惡的「外套」而跑了！

娜拉的夢是美麗的，可貴的，這也可以說是每一個孩子的理想。娜拉直到今天還是成爲全世界女性的一個好模範，然而娜拉的道路到今天爲止是不夠的，解放個人果真是重要，比它更重要的却是社會的解放。

非常明顯，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對五四時代中國要求進步的新女性，實在是個最好的榜樣。多少年青的女孩子都脫離了封建家庭，走上社會。結果，她們祇是解放了個人，有些即使到達了社會，如果沒有解放社會的心願，去實踐的決心，那末到末了還不是從一個「家」鑽到了另一個「家」吧了。

事實是這個社會非但女性是在受人玩弄，受人壓迫，即使男人何嘗不是一樣有壓迫和被壓迫的區別呢？解放了個人是不澈底的，這一點是我譯完了玩偶夫人以後的一點小小的意見。

但似乎我依舊有一個偏見，我喜歡易卜生的戲曲，他每齣劇本內活生生的人物以及對舊社會的反抗精神都使我嚮往，因此在三年前有一天的夜晚和友人閒談中國全集翻譯工作的時候，我就決定以易卜生為自己工作的對象。雖然明知有些地方我是不同意他的。

易卜生一生的戲曲共二十二齣，待全部譯完後都由永祥印書館出版。

我得在此衷心地感謝許多伙伴的鼓勵，沒有友人的幫助，我的工作一定完成不了。因此把每一齣戲曲獻給我的好友作為一個紀念。

最後，我盼望讀者能夠儘可能的批評和指正。

沈子復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易卜生選集

1

玩偶夫人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每冊基本定價一元

原作者：易卜生

譯者：沈子復

發行人：陳安鎮

印刷者：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街路二三八號  
電話：七二七九八

發行者：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447134



中華民國壹年 捌年 叁月 廿 伍日 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5308815



5

34